

古今治平畧

古今治平畧卷之二十九

豫章

朱健子强父著

弟朱徽子美父訂

桐溪鍾名臣門揚父較

邊防篇

周漢邊防

南北朝附

中國之大戒無急於邊防然在商之時古公以皮幣
犬馬珠玉事獯鬻而商王不知在周之世晉國并戎
不暇而周室不與何也豈非封建之興行天子分藩

翰○之○寄○於○侯○國○故○諸○侯○各○任○攘○拓○之○責○以○衛○天○子○是○
以○天○子○持○威○福○之○柄○優○游○於○內○專○察○國○君○之○善○惡○而○
諸○侯○盡○禦○侮○之○實○勤○勞○於○外○實○同○體○王○者○之○休○戚○所○
謂○形○勢○分○而○委○任○之○道○得○也○至○其○遣○戍○士○也○采○薇○之○
詩○不○過○日○日○戒○之○嚴○遣○將○帥○也○出○車○之○歌○不○過○日○朔○
方○之○城○而○已○雖○有○掌○固○司○險○之○職○亦○豈○區○區○恃○城○郭○
溝○池○爲○固○也○哉○周○德○既○衰○天○子○不○能○守○在○四○夷○于○是○
諸○侯○驚○於○戰○攻○而○燕○趙○秦○以○與○胡○界○乃○始○各○築○長○城○
以○拒○胡○趙○自○代○陰○山○下○至○高○闕○爲○塞○置○雲○中○鴈○門○代○

郡燕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西郡而秦初築隴西上郡各設捍禦以爲固當是時趙將李牧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爲約曰匈奴卽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如是數歲匈奴入輒收保不敢與戰故匈奴以李牧爲怯雖趙邊亦以爲吾將怯趙王讓之牧如故趙王怒召還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能田畜復請李牧牧固稱疾不起趙

王乃強起之。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于是乃選車得千二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彀弓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李牧多爲騎陣，張左右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自是十餘歲，匈奴不敢近邊，爲後世禦邊長策焉。至秦始皇并吞六國，更爲郡縣，自撤其藩籬，中國與四夷爲隣。天子始

自爲守遂使蒙恬攘匈奴悉收河南之地因河爲塞
築四十餘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又因邊山巖壑
谿谷可剏造者剏造可繕治者繕治起臨洮至遼東
延袤萬餘里又使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築亭
障以逐匈奴威振殊域勞殫中國廣修疆域夸示後
世其初知築長城以脩亡而不知防戍之所以速亡
也然則地利固不如人和也哉漢興建燕代國以御
胡置邊然白登之圍勢頗危岌文帝在位尤加慎邊
防繕修城堡十四年匈奴十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

地都尉昂虜人畜甚多遂至彭陽使騎兵入燒回中宮侯騎至雍甘泉詔以中尉周舍郎中張武爲將軍車千乘卒十萬軍長安而拜昌侯盧卿爲上郡將軍甯侯魏遯爲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竈爲隴西將軍屯三郡上親勞軍勒兵遂欲自征匈奴群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上乃止于是以張相如栾布爲將軍擊之遂出塞而還後六年匈奴復入上郡雲中所殺畧甚衆烽火通于甘泉長安遣將軍令免屯飛狐蘇意屯河注張武屯北地劉禮軍霸上徐厲軍棘門周亞夫

軍細柳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直馳入將以下騎
送迎已而之細柳軍吏被甲銳金刃控弓弩持滿天
子先驅至不得入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帝
使持節詔曰吾欲勞軍亞夫傳言開壁門上請車騎
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馳驅天子按轡徐行至營亞夫
持軍容揖曰介冑之臣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動
改容式車使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旣出軍
門群臣皆驚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
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亞夫可得而犯

耶○乃拜亞夫爲中尉○當是時匈奴左方王將居東方者直上谷接穢貊朝鮮右方王將居西方者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其單于庭直代雲中而中國各因所直之地嚴防屯以爲邊而隴西屯備羌蜀以南備西南夷會稽備東甌南越各爲邊列屯置守焉孝武卽位憑屢世之憤藉文景之資力選將深入歲輒克獲已大發卒治諸邊元朔中大將軍取匈奴河南地會渾邪將其衆降漢隴西北池河西益少寇王父偃行邊爲上言河南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

奴省轉輸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于是築城繕塞因河
爲固徙關東貧民處所奪河南新秦中日朔方郡以
爲邊自是山東咸被其勞費而歲所遣戍隴西卒亦
無慮減半矣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渡河
而北自朔方以西至今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稍
蠶食其地東拔穢貉朝鮮以爲郡西置酒泉武威分
置敦煌張掖郡絕胡與羌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
又遣光祿徐自爲築五原塞外列城近者數百里遠
者千里至盧朐爲塞邊益廣斥常是時匈奴創甚又

以其間興兵事兩粵通西南夷置列郡以填邊雖中國耗憊殊其要固其乘席富彊將武師力可以戰而後足以守也迄于昭宣邊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爲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元帝竟寧元年單于入朝禮賜衣服錦帛倍於前時單于上書願保塞上欲以西至燉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下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爲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爲不可許上問狀應曰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

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爲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于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漠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河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經澠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邊脩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奴得蒙全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強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

外城省亭隧今纔足以侯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
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
民猶上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自
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
塞徼置戍屯非獨爲匈奴而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本
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
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
背叛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
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

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日○聞○匈○奴○中○寬○
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今○一○縱○之○關○出○
不○思○七○也○盜○賊○桀○黠○群○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
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
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
治○功○廢○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
以○一○切○省○得○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
破○壞○亭○壘○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
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是○以○保○塞○守○禦○必○深○德○

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
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
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建○武○初○天○子○閉○玉○門○
關○謝○西○域○而○詔○徙○幽○并○邊○人○于○常○山○居○庸○以○東○增○緣○
邊○兵○獨○保○塞○備○胡○已○遣○將○軍○候○霸○將○弛○刑○徒○六○千○餘○
人○與○杜○茂○治○飛○狐○道○堆○石○布○土○起○亭○幘○自○代○至○平○城○
三○百○餘○里○而○代○北○以○平○時○廷○臣○議○金○城○破○羌○西○苦○縣○
遠○難○守○棄○之○便○將○軍○馬○援○上○議○言○金○城○完○阻○河○爲○固○
土○田○肥○美○灌○溉○流○通○而○棄○之○則○羌○在○湟○中○長○害○不○

休不可爲也。于是詔武威太守勿聽徙，置長吏，繕城郭，起塲，設候，開通水田，勸耕牧，郡中樂業。武都氏羗歸附者，援奏復其侯王君長號名，而隴右以寧。建武九年，隗囂死，司徒掾班彪上言曰：「今涼州部皆有降羗，羗胡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爲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恚，無聊故致反畔。舊制益州部置蠻夷騎都尉，幽州部置領身桓，較尉涼州部置護羗較尉，皆持節領護，理其恣結。歲時循行問所疾苦，又數遣使驛通動靜，使塞外羗夷爲吏耳。」

日州郡因此可得儆備。今宜復如舊制，以明威防。光武從之。卽以牛邯爲護羌校尉，持節如舊時四夷朝賀。絡繹而至。天子乃命大會，勞饗，賜以珍寶。烏桓或願畱宿衛，于是封其渠帥爲侯王。君長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內，布于緣邊諸郡。令招來種人，給其衣食，遂爲漢偵候，助擊匈奴。鮮卑彪又上言曰：烏桓天性輕黠，好爲寇賊。若久放縱而無總領者，必復侵掠居人。但委主降掾史，恐非所能制。爲宜復置烏桓校尉，誠有益于附集省國家之邊慮。帝從之。于是始復置校

尉于上谷寧城開營府并領鮮卑營。永平二歲時五
市焉。至和帝時安定降羌燒何種脅諸羌數百人反
叛。郡兵擊滅之。悉沒入弱口爲奴婢。時西海及大小
榆谷左右無復羌寇。隴康和曹鳳言宜及此時建復
西海郡縣。規固二榆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
遏絕狂狡窺欲之源。又殖穀富邊。省委輸之役。國家
可以無西方之憂。于是拜鳳爲金城西部都尉。將徙
士屯龍耆。安帝時北虜與車師連兵入寇河西朝廷
不能禁議者因欲徙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三輔而

棄涼州并力北邊大將軍鄧騭然之會公卿集議騭
日譬之衣破收損其一以相補猶有所完不然將兩
無所用公卿皆以爲然中郎將虞詡時辟太尉府言
于太尉修曰不可昔先帝開甘涼拓土勞費劇而後
定今憚小費壹舉而棄之非計也涼州棄卽以三輔
爲塞以三輔爲塞則園陵卑外此甚不可且自古武
臣烈士多出涼州士馬勁于天下今羌胡所以不敢
之窺三輔爲心腹害者以涼州之議其後也涼州士
所以捍鋒銳父死子戰無反顧之心者爲臣屬

於漢故也。今割而棄之。民庶安土重遷。必引頸三思。以爲中國棄我于夷狄。如因天下之故。釋怒洩憤。席卷而東。園陵舊京。可爲寒心。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謂恐其疇食。浸淫而無所限。極也。宜網羅西土。雄傑引其牧守。子弟于朝外。以勸厲答其功勳。內以拘致防其邪計。便修上其言。于是詔辟西川豪傑爲三府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爲郎。慰安之。

嗚呼失涼州。則三輔爲邊。三輔內入。則弘農爲邊。弘農內入。則洛陽爲邊。推此以相況。雖盡東

海猶有邊也。今不厲武以誅虜。選材以全境。而
二邊不可守。欲先自割。便冠敵。不亦惑乎。昔樂
毅以博博之小燕。破滅強齊。威振天下。可爲良
將矣。然卽墨大夫以孤城獨守六年。不下。竟完
其民。田單師窮。率五千騎。擊走却。復齊七十餘
城。可謂善用兵矣。圍聊莒。連年終不能拔。此皆
以至強攻至弱。以上智圍下愚。而猶不免者。何
也。日攻常不足。而守恒有餘也。夫諸郡皆據列
城。而擁大衆。禿虜之智。非乃樂毅田單也。郡縣

之○既○非○若○聊○甚○卽○墨○也○然○皆○不○肯○專○心○堅○守○而○
反○強○驅○劫○其○民○捐○棄○倉○庫○背○城○邑○走○繇○此○觀○之○
非○苦○城○乏○糧○也○但○苦○將○不○食○爾○折○衝○安○民○要○在○
任○賢○不○在○促○境○齊○魏○却○守○國○不○以○安○子○嬰○自○削○
秦○不○以○存○今○虜○近○發○封○畿○之○內○而○不○能○擒○亦○自○
痛○爾○非○有○邊○之○過○也○唇○亡○齒○寒○體○傷○心○痛○必○然○
之○事○又○何○疑○焉○害○乃○至○此○尚○不○欲○救○日○痛○不○着○
身○言○忍○之○錢○不○出○家○言○與○之○假○使○公○卿○子○弟○有○
被○羌○禍○朝○夕○急○切○如○邊○民○者○則○競○言○當○誅○羌○矣○

今苟以已無慘怛冤痛故端坐相仍又不明修
禦之脩陶陶問澹卧委天聽羗獨往來深入多
殺已乃睦睦相將詣闕諸辭禮謝退云狀會坐
朝堂則無憂國哀民懇惻之誠荷轉相顧望莫
肯○違○止○日○晏○時○移○議○無○所○定○已○且○須○後○少○得○小○
安○則○恬○然○棄○忘○旬○時○之○間○虜○復○爲○害○軍○書○交○馳○
羽○檄○狎○至○乃○復○怔○忡○如○前○若○此○以○來○出○入○九○載○
庶曰式滅覆出爲惡個個潰潰當何終極春秋
幾鄭棄其師非此謂哉

漢代邊防

木朝附

安帝時金城隴西漢陽諸降羌反○
石令長多內郡人爭上言宜徙郡縣○
尚書僕射上疏曰臣聞子孫以奉祖爲孝○
民爲明此商高宗周宣王所以配湯武也○
禹貢雍州之域厥田上上沃野千里○
穀稼殷積又有龜茲鹽池○
以爲利水草豐美宜產牧○
以溉引水爲春用河爲漕○
築朔方開西河置上郡○
凡以爲雍州也比遭元元無

妄之災。衆羌內潰。郡縣兵荒二十餘年。宜勞來安集。而從之。夫棄沃壤之饒。踰自然之勢。不可謂利。離河山之阻。守無險之處。難以爲固。今三郡未復。園陵單外。而公卿選愼。容頭過身。張解設難。但計所費。不圖其安。非至計也。書奏。詔謁者郭璜復所徙民繕城郭。置驛。族而激河。浚渠爲屯田。省內郡費。歲億計焉。靈帝時。西羌反。邊章韓遂作亂。隴右徵發天下役賦無已。司徒崔烈以爲宜弃涼州。詔會公卿百官。烈堅執。議傳。夷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尚書郎楊賛奏。

樊延壽大臣帝以問樊樊對曰昔冒頓至逆也樊曾
爲上將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憤激思奮未失人
臣之節顧計當從與不耳季布猶曰噲可斬也今涼
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高祖初興使鄜商別定隴右
世宗拓境列置四郡議者以爲斷匈奴右臂今收御
失和使一州叛逆海內爲之騷動陛下臥不安寢烈
爲宰相不念爲國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棄一方
萬里之士臣竊惑之若使左衽之虜得居此地士勁
甲堅固以爲亂此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若烈

不知之是極蔽也。知而故言是不忠也。帝從樊議。繇是朝廷重其方格。其後三國分製其爭地。乃在荆襄。以荆襄東連吳會。西控巴蜀。北向宛洛。蓋四達用武之國。而南北相距。盡江以守。要在保淮。則合肥濡須。爲巨鎮。東晉偏安之日。久都建康。憑長江爲天塹。而武昌江州壽春各宿兵列鎮。以爲防守。迨殷浩北伐。舉非其任。右軍將軍王羲之與會稽王昱牋曰。今雖有可欣之會。內諸求已。而所憂乃重于所欣。夫廟算之計。心宜審量。彼我萬全。而後動功。就之日。便當因。

其衆而卽其實。今功未可期而道黎殲盡萬不餘一。且千里饋糧自古爲難。況今轉運供繼西輸。計治北入黃河。雖秦政之與未踰于此而北室之憂。便以交至今。運無還期。徵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宜更令殷浩荀羨還據合肥廣陵。許昌譙郡梁彭城諸軍皆還。保淮爲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及浩喪。則貽之書曰。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括囊至計。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遂令天下將有土。

崩之憂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哉今軍疲于外○資竭于內○莫若還保長江○都督將較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任國鈞者○引咎責躬○更與朝賢思○布○平○正○除○其○煩○苛○省○其○賦○役○與○百○姓○更○始○庶○可○免○咎○群望救倒懸之急○其後青兗陷于慕容德○豫司陷于姚興○以彭城爲北境藩杆○云○宋文帝元嘉中○索虜南○侵○何承天上安邊論曰○安邊之計○大歸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二曰浚復城隍○三曰募偶車牛○四曰計丁課○使良守強其土田○號帥振其風俗○蒐獵宣其號令○組

臣訓其廉耻。縣爵以廉之。設禁以威之。徭稅有程。寬
猛相濟。比及十載。民知義方。然後簡將受命。揚旌雲
朔。銘功于燕然之阿。饗徒于金微之曲。苟天時人事
或○未○盡○符○抑○銳○俟○機○宜○審○其○筭○若○邊○戍○未○增○星○居○布○
野○勤○情○具○教○貧○富○殊○資○邇○場○之○民○多○懷○彼○此○虜○在○去○
就○不○根○本○業○難○可○驅○率○易○在○振○蕩○又○狡○虜○之○性○食○而○
肉○衣○而○皮○以○馳○騁○爲○儀○容○以○游○獵○爲○南○畝○非○有○車○輿○
之○安○宮○室○之○衛○櫛○風○沐○雨○不○以○爲○勞○露○宿○草○寢○維○其○
常○性○勝○則○競○利○敗○不○羞○走○彼○來○或○聚○而○此○已○奔○疲○且○

今春踰濟既獲其利乘勝怵狀未虞天誅比及秋末容更送死。焱騎蟻聚輕兵烏集並踐禾稼焚蕤閭井。雖邊將多畧未審何以禦之。若盛師連屯廢農必衆。馳車奔驛起役必遲。散金行賞損費必大。換土客戍。怨曠必繁。孰若因民所居並修農戰。無動衆之勞。有扞衛之實。其爲利害優劣相縣也。一日移遠就近以實內地。今青兗舊民冀州親附在界首者二萬家。此寇之資也。今悉河內徙青州民移東萊平昌北海諸郡太山以南南至下邳左沐右沂。田良野沃。西阻蘭。

陵北阨大峴四塞之內其號險固民性重遷聞于
始無虞之時喜生咨怨今新被鈔掠餘懼未息若
示安危居以樂土宜其歌朴就路視遷如歸二日浚
復城隍以增阻防舊秋冬收歛民人入保所以警備
暴客使防衛有素也古之城池處處皆有今歲頽毀
猶可修治粗計戶數量其所容新徙之家悉著城內
假其經用爲之閭伍納稼無遺在一處婦子守家
長吏爲師丁夫匹婦春夏佃牧寇至之時一城千室
堪戰之士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能登陴鼓譟十則

園之兵家舊說戰士二千足抗群虜三萬矣三曰募
偶車牛以飾戎械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爲車
可伍百兩參合鈎連以衛其衆設城不可平固行趨
險賊所不能干旣已族居易可簡括號令先明民如
風或有急徵發信宿可聚四日計丁課仗毋使有關
千家之邑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
銘刺踪已還保輸之于庫出行請以自衛弓榦利鐵
民不辨得者官以漸充之數年之內軍用粗備矣臣
聞軍國異容施于封畿之內兵農並修在于疆場之

美攻守之宜皆因其習任其性勇山陵川陸之形寒暑溫涼之氣各繇本性易則害生是故戍巾作師遠屯清濟功費既重詹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卽用彼衆之易也管子治齊寄令在民商君爲秦設以耕戰終申威定霸行其志業非苟任強實繇有數梁用走卒其邦自滅齊用技擊厥衆亦離漢魏以來茲制漸絕蒐田非復先王之禮治兵徒逞耳目之欲有急之日民不知戰至乃廣延賞募奉以厚秩發遽奔救天下騷然方伯刺史拱手坐聽自無經畧唯望朝廷遣

軍此皆忘戰之害不教之失也。今移民實內浚治城。隍族居聚處。課其騎射。長吏簡試。差品能不科甲上第。漸就優別。明其勲才。表言州郡如此。則屯部有常。不遷其業。內護老弱。外通官塗。別曹素定。同憂等樂。情繇習親。執因事著。畫戰見貌。足相識。夜戰聞聲。足相救。斯教戰之一偶。先哲之遺術。論者必以古城荒毀。難可修復。今不謂頓便加功。整麗如舊。但欲先定民營。其閭閻墟壑存者。固而卽之。其有毀缺。權時柵斷。足以禦彼輕兵。防遏游騎。假以方將。漸就只立。立

牛之賦課。仗之宜。攻守所資。軍國之要。今因民所利。導而率之。耕農之器。爲府庫之寶。田桑之氓。兼城守之用。千家總倍。旅之兵。萬戶具全。軍之衆。兵強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于優復隊伍。坐食廩糧者。不可同年而較矣。齊明帝建武二年。魏王攻齊鍾離。不克。遣使臨江。數齊王之罪。而還。因欲築城。置戍于淮南。賜相州刺史高閭璽書。問之高閭。表對曰。昔世祖以迴山倒海之威。步騎數十萬。南臨瓜步。諸郡盡降。而盱眙小城。攻之不克。班師之日。兵不成一城。士不

闢一廛夫豈無人以爲大鎮未平不可守小故也夫
壅水者先塞其源伐木者先斷其本本源尚在而攻
其末流終無益也壽陽盱眙淮陰淮南之本源也三
鎮不克其一而留守孤城少置兵則不足以自固多
置兵則糧運難通大軍旣還士心孤怯夏水盛漲救
援甚難以新擊舊以勞禦逸若果如此必爲敵擒天
時尚熱雨水方降願陛下踵世祖之成規旋轅洛邑
畜力觀釁布德行化中國旣和遠人自服矣魏主從
之其在北圻分壤裂土設填戍而國自爲邊元魏起

于朔漠既全有中原亦所患在于北狄中書監高閼
表以爲北狄悍暴同乎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
城若以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無所用之夫狄散居
野澤逐水草戰則與家業並至奔則以畜牧俱逃不
齎資糧而飲食自足此其所長而六鎮勢分衆寡不
敵虜來攻圍迫而難制亦其勢也請依秦漢故事並
六鎮築長城以防遏之其要害之地則開門造小城
于其側爲兵屯狄來有城守有捍禦攻城不克野掠
無獲將草盡而走懲艾必矣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

一夫一日之功可城三步三百人三里三萬人三百里而千里之內彊弱相兼計不過用十萬人一月之力而就不足爲難○暫勞永逸計之得者也○凡長城有五利○罷遊防之苦○一○北部放牧無鈔掠之患○二○登城覘敵以逸待勞○三○息境外無時之備○四○歲時得間運芻糧入充其中○軍不匱與五也○帝從之○邊境獲其利焉○大延九年刁雍表曰○臣聞安不忘亂○先聖之政也○况綏服之外○帶接邊城○防守不備○無以禦敵者也○臣鎮所綰河西爰在邊表○常懼不虞○平地積穀實難守○

護兵人散居無所依恃脫有妖姦必致狼狽雖欲自
固無以得全今求造城儲穀置兵備守鎮自建立更
不煩官又于三時之隙不令廢農一歲二歲不訖三
歲必成立城之所必在水陸之次大小高下量力取
辦詔許之至十年三月城訖詔賜名爲刁公城以旌
之正始元年柔然侵魏詔車騎大將軍源懷行北邊
指授規畧以便宜從事源懷至雲中柔然遁去懷以
爲用夏制夷莫如城郭還至恒代按視要害之地欲
東西爲九城及儲糧積仗之宜犬牙相救之勢凡五

十八條表上之曰今定鼎成周去處遙遠代表諸國
頗或外叛仍遭旱饑戎馬甲兵十分闕八宜準舊鎮
東西相望令形勢相接築城置戍分兵要害勸農積
粟警急之日隨便剪討彼遊騎之寇終不敢攻城亦
不敢越城南出如此北方無憂矣魏主從之邊境以
安其後周保定時汾州之北離石以南悉是生胡抄
掠居人阻斷河洛之路韋孝寬深患之而地入于齊
無方誅剪欲當其要處置一大城乃于河南西徵役
徒十萬甲士百人遣開府姚岳監築之岳色懼以兵

少爲難。孝寬曰：計成此城十日卽畢。旣去晉州四百餘里，一日創手，二日僞境始知，設令晉州徵兵，二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三日不到我之城。墮足得辨矣。乃令築之。齊人果至南首，疑有大軍，仍停畱不進。其夜又令汾水以南傍介山積山諸村所在縱火。齊人謂是軍營，遂收兵自固。版築克就，卒如孝寬言焉。

唐代邊防

唐初突厥強盛天子用廷臣議于五原靈武爲長塹以制邊召江南工師大發卒治戰艦於河以壯備禦而于并太原各置屯田邊列十二軍以時練蒐會太宗神武北擒頡利東制高句驪西平高昌定胡越爲一家外薄于四海于是鎮西節度使統龜茲焉耆于闐疎勒治安西北庭節度使防突厥騎駝施堅昆斬吸管海東建康寧寇玉門墨離豆盧新泉張掖治北庭朔方節度使捍北狄統經畧豐安定西城治靈武

安北都護府制東域振武治榆林河東節度使倚角朔方統雲中大同橫野定襄鴈門樓煩岢嵐治太原范陽節度使制奚契丹統威武清夷靜塞恒陽北平高陽唐興橫海治幽州平盧節度使鎮室韋靺鞨統平盧龍渝闕治標城安東都護府備西戎統臨洮河源白水安人振威威戎綏和寧塞積石鎮西治西平劔南節度使扼吐蕃撫蠻獠統臨翼通化維川蓬山源昆明寧遠治蜀郡嶺南五府置經畧使若桂管容各置經畧使治廣州其長樂經畧福畧領之東萊經

畧萊州領之東牟守捉登州領之而綱維藩翰之形
成焉高宗永淳中突厥圍豐州都督崔智辨戰死朝
廷議棄豐保塞靈夏唐休璟以爲不可䟽曰豐州控
河○遇○寇○號○爲○襟○帶○自○秦○漢○以○來○常○郡○縣○之○土○田○良○美○
宜耕牧隋季喪亂不能堅守乃遷就寧慶戎羯得以
乘利而交侵始以靈夏爲邊唐初募人以實之西北
一隅得以完固今而廢之則河傍地復爲賊所有寧
夏亦不足自安非國家利也高宗從其言垂拱中陳
方畧請復四鎮武后遣王孝傑拔龜茲等城自休璟

倡之西突厥烏質勒失諸蕃失和舉兵相攻安西道
閉武后詔休璟與宰相計議不少選書所當施行者
旣而過州建諸屯置如休璟策后曰恨用卿晚后誚
楊再思李矯姚元崇等曰休璟練知邊事卿輩十不
當休璟以儒者號知兵自碣石踰四鎮其間縣地幾
萬里山川夷坦障塞之要皆能言之故行師料敵未
嘗少敗武后永昌中歲以兵五百戍姚州地險瘴到
屯卽死蜀州刺史張東之請省罷姚州使隸犍府于
江北置閔百姓自非奉使入蕃不許交通來往增闕

府兵選擇清良宰牧統理之便久之又詔右鷹揚衛
將軍王孝傑爲武威道行總管率西州都督唐休璟
左武衛大將軍阿史那忠節擊吐蕃大破其衆復取
四鎮更置西安都護府于龜茲以兵鎮守議者請廢
四鎮勿有也右史崔融獻議曰戎狄爲中國患尚矣
五帝三王所不臣漢以百萬衆困平城其後武帝赫
然發憤甘心四夷張騫始通西域列四郡據玉關斷
匈奴右臂稍稍渡河沿塞今居以絕南荒于是障戾
亭燧出長城數千里傾府庫殫士馬行人使者歲月

不絕至作皮幣算緡法稅舟車榷酒沽夫豈不懷爲
長久計然匈奴于是孤特遠竄遂開西域置使者領
護光武中興皆復內屬至于延光三絕三通太宗文
皇帝踐漢舊跡並南山抵葱嶺剖裂府鎮烟火相望
吐蕃不敢內侮高宗時有司無狀棄四鎮不能有而
吐蕃遂張入焉耆之西長鼓右驅踰高昌歷車師鈿
常樂絕莫賀延磧以臨燉煌今孝傑一舉而取四鎮
還先帝舊封若又棄去是自毀成功而破完策也夫
四鎮無守胡兵必臨西域震則威懾南荒遠衛河西

必危且莫賀延磧素二千里無水草若北接虜唐兵
不可度而北則伊西北延安西諸蕃悉亡議乃格時
突厥吐蕃聯兵寇涼州拜郭元振爲涼州都督初州
境輸廣纔四百里虜來必傳城下元振始于南狹口
置和戎城北磧置白亭軍制束要路遂拓境千五百
里自是州無虜憂屯田廣闊匹緜易粟數十斛支厝
十年牛羊被野治涼五歲夷夏畏慕河西諸郡置平
祠揭碑頌德焉爲朔方軍大總管始築定遠城以爲
行軍計集之所至今賴之中宗神龍三年朔方總管

沙叱忠義爲突厥所敗詔張仁愿攝御史大夫代之
既至賊已去引兵衝擊夜掩其營破之初朔方軍與
突厥以河爲界北崖有拂雲祠突厥每犯邊必先謁
祠禱解然後料兵渡而南時默啜悉衆西擊突厥張
仁愿請乘虛奪取漠南地于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
相應以絕其南寇之路唐世宗以爲兩漢以來皆北
守河今築城虜腹中終爲所有仁愿固請從之表留
歲滿兵以助功咸陽兵二百人逃歸仁愿禽之盡斬
城下軍中股栗役者盡力六旬而就以拂雲爲中城

南直朔方西城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其北皆大磧也。斥地四百餘里。又于牛頭廟那山北置烽堠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渡山。畧牧減鎮兵數萬人。費億計。初建三城也。不置墜門。守具或問之。愿曰。兵貴進取。賤退守。寇至當併力出戰。固首望城者。斬之。安用守備。生退愿之心也。其後常元楷爲總管。始築墜門。人以重愿而輕楷。又有張守珪者。爲瓜州刺史。嘗督衆繕完故城版築。方立虜奄至。衆失色。守珪曰。勞創之餘。詎可矢石相礪。須權以勝之。遂置酒城上。會諸

將作樂虜疑有備不敢攻引去守珪縱兵擊敗之于
是修復位署招流冗使復業有詔以瓜州爲都督府
卽詔守珪爲都督州地沙磧不可執常漭雪水溉田
是時渠竭爲虜段材本無所出守珪密禱于神一夕
水暴至大木數千章塞流下因取之修復堰防耕者
如舊州人神之天寶中哥舒翰攻吐蕃收九曲請
列置州縣于是置神策軍于臨洮西澆河郡于積石
寃秀軍于河西與隴石河西北庭並列爲巨鎮
歲發山東丁壯戍之賜繒帛而遣開屯田設監牧軍

城戍邏萬里相望于開遠門揭亭署表曰西極道九
千九百里示戍人無萬里行也爲唐邊極盛其後天
子志邊功府衛法壞士馬精悍者畢在邊而安祿山
以范陽節度使得幸官左僕射爵東平郡王貴寵震
天下聽于上谷鑄錢聽以蕃將代漢將竟驕極而反
安使破滅舉河北諸州界賊三降將魏博德滄瀛界
田承嗣爲天雄軍恒定易趙深冀界李寶臣名成德
軍李懷仙函朝義首降卽授以幽州爲盧龍軍此所
謂河北三鎮者也于是諸鎮各專土地甲兵以自予

雖各列藩實不異戎狄而國無北邊矣方祿山反時哥舒翰悉河隴兵東守關而敕神策澆河宛秀諸軍各以所鎮兵討難所謂行營兵也而圍益虛吐蕃得以其隙入爲暴至德初取嵩州及威武諸鎮入石堡明年取廓伯嶸等州及河源帝務姑息以紓患詔宰相與泣盟爲好而虜陷臨洮秦成渭等州明年遣使聘而吐蕃留不遣又明年入大震關取蘭河鄯洮等州于是隴右地盡亡而國西又無邊虜遂入破涇邠人奉天代宗爲幸陝虜入京師連雲堡者涇州要地

也三垂峭絕北據高隄虜所進退幾埃易通虜得之
而二州不宿麥初吐蕃盜塞畏春夏疫常以秋及是
得唐俘給資產厚之質其犂使之而盛夏入鄯寧已
陷北廷都護府絕安西道破蘭州則塞防無障而靈
武單露鄜坊益侵迫矣初代宗大歷八年元載嘗爲
西州刺史知河西隴右山川形勢言于上曰四填北
庭旣治涇州無險要可守隴右高峻南連秦嶺北抵
大河今國家西境盡潘原而吐蕃戍摧沙堡原州居
其中間當隴山之口其西皆鹽牧故地草肥水美平

涼在其東獨耕二縣可給軍食故壘尚存吐蕃棄而
不居每歲夏吐蕃畜牧青海去塞甚遠若乘間築之
二旬可畢移京西軍戍原州移郭子儀戍涇州爲之
根本分兵守石門木峽漸開隴右進達安西據吐蕃
腹心則朝廷可高枕矣乃并國地形獻之會田神功
入朝上問之對曰行軍料敵宿將所難奈何用一書
生議欲舉國從之乎載尋得罪事遂寢九年郭子儀
入朝對延英帝與語吐蕃方彊慷慨至流涕退上書
曰朔方國之北門西禦犬戎北虞獫狁五城相去三

千里開元天寶中戰士十萬馬三萬匹僅支一隅自
先帝受靈武戰士從陛下征討無寧歲頃以懷恩之
亂疲傷彫耗亡三分之二比天寶中止之一今吐蕃
兼吞河隴雜羗渾之衆歲深入畿郊勢踰十倍與之
角勝豈易得邪屬者虜來稱四節度將別萬人入兼
數馬臣所統士不當賊四之一馬不當賊百之二外
畏內懼將何以安臣惟陛下聖慮力非不足但簡練
不至進退未一時淹師老地廣備分顧于諸道料精
卒滿五萬者列屯北邊則制勝可必竊惟河南河北

江淮大鎮數萬小者數千殫屈廩給未始蒐擇臣請
追赴關中勒步隊示金鼓則攻必破守必全長久之
策也貞元十三年上以方渠合道木波皆吐蕃要路
欲城之使問郭寧節度使楊朝晟須幾何兵對曰邠
寧兵足以威之上曰邠城鹽州用兵七萬今三城尤
逼虜境如此何也對曰今發本鎮兵不旬日至出其
不意而城之虜謂吾衆不減七萬不敢輕來不過三
旬吾城已畢虜雖至城旁草盡不能久留虜退則運
芻糧以實之此萬全之策也若大集諸道兵踰月始

至虜亦集衆而來。必與我爭戰。勝負未可知。何暇築
哉。上從之。朝晟分軍爲三。各築一城。三日三城成。朝
晟軍還至馬嶺。吐蕃始出追之。相距數日而去。朝晟
遂城馬嶺而還。憲宗元和八年。振武河湟毀受降城。
節度使李光進奏請修城兼理河防。李吉甫請徙于
天德故城以避河患。李絳盧坦以爲受降城張仁愿
所築。當磧口。據虜要衝。美水草。守邊之利地。欲遠河
患。退二三里可矣。天德故城僻處朔濟。烽候不相應。
接慮忽唐突。勢無繇知。是無故而蹙國二百里也。城

使周懷義奏利害與坦絳同上卒用吉甫策以受降
城騎上隸天德軍李絳言于上曰邊兵徒有其數而
無其實將帥但緣私徼使聚其貨財以結權倖而已
未嘗訓練以脩不虞此不可不干無事之時豫畱聖
意也受降兵籍舊四百人及天德交兵纔五十人器
械一弓而已故絳言及之唐初時六胡州在靈武部
中開元時廢之置宥州以處降戶寓治經畧軍居中
以制戎虜北援天德南接夏州至德寶應間廢宥州
以軍還隸靈武道理曠遠故黨項孤弱虜數擾之宰

相李吉甫始奏復宥州乃始經畧以隸綏銀道取鄆
城神策屯兵九千實之以江淮甲士三十萬給涇原
澤潞軍稍增太原馬千疋繇是戎備安輯始蜀自韋
臯招來南詔復嶺州傾資與爲歡示以戰陳文法杜
元頴代將不開軍而貪南詔復叛成都南失姚協西
亡維松繇清溪下沫水而左盡爲蠻有文宗時節度
使李德裕至大患之于是作籌邊樓按劍南道山川
險要與蠻相入者圖之左按劍西道山川與蕃相入
者圖之右諸部落衆寡饋餼遠邇道里曲折咸具召

諸老將習邊者與積畫商計凡虜情諸向背微隱畢
知○之○于○是○擇○舊○獫○狁○州○兵○任○戰○者○豐○其○餉○而○廢○其○饔○
耄○召○甲○人○于○安○定○弓○人○于○河○中○弩○人○于○浙○西○日○夜○蒐○
簡○而○蜀○之○器械○皆○犀利○率○戶○二○百○取○一○人○使○習○戰○復○
其○繇○謂○之○雄○邊○子○弟○築○拔○義○城○以○制○大○度○清○溪○關○之○
阻○作○禦○海○城○以○控○榮○任○作○柔○遠○城○以○控○西○山○復○邛○崃○
關○徙○舊○州○治○臺○登○以○奪○蠻○險○于○是○蜀○軍○大○實○而○相○牛○
僧○孺○與○交○怨○數○從○中○沮○其○事○命○修○清○溪○關○斷○南○詔○入○
寇○之○路○而○歸○諸○道○兵○勿○留○屯○以○難○之○蜀○人○洵○洵○德○裕○

上書言蜀通蠻細路至多不可塞惟重兵防守庶可
無虞蜀兵本脆弱又新爲蠻所破固所謂沒世不復
者也○今復令北兵盡撒與先失事時何異○今朝臣言
罷兵者○蓋○繇○禍○不○在○已○委○難○于○臣○臣○望○人○責○一○狀○入○
堂○智○按○他○日○敗○事○不○可○令○臣○獨○當○其○咎○帝○得○疏○以○謂
然兵得無罷而德裕練士葺堡障而蜀安唐自中葉
來京師無藩垣二虜時助師時犯順往來入郊甸如
織無留行天子幸蜀幸陝幸梁州奉天以避兵國如
郵置而猶嗣守社稷者百十年則都關中地阻固而

江淮楚蜀爲內藏自給足也嗣長慶以來朝廷措置
無術復失山東杜牧之以爲鉅封劇鎮所以係天下
輕重不得承襲輕授皆國家大事作罪言其辭曰生
人常兵祖于山東亂于天下不得山東兵不可死山
東之地禹畫九土一曰冀州舜以其分太大離爲幽
州爲并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一三故其人
沈鷺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自魏晉已下亂浮羨淫
工機纖雜意態百出俗益卑弊人益脆弱唯山東敦
五種本兵矢他不能蕩而自若也復產健馬下者日

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下半冀州以其恃強不循
理冀其必破弱雖已破弱冀其復強大也并州力足
以并吞也幽州幽陰慘殺也故聖人因其風俗以爲
之名黃帝時蚩尤爲兵階自後帝王多居其地豈尚
其俗都之邪自周劣齊霸不一世晉大常備役諸侯
至秦萃銳三晉經六世乃能得韓遂折天下脊復得
趙因拾取諸國秦末韓信聯齊有之故蒯通知漢楚
輕重在信光武始于上谷成于鄴魏武舉官渡三分
天下有其二晉亂胡作至宋武號爲英雄得蜀得關

卒○盡○得○河○南○地○十○分○天○下○有○其○八○然○不○能○使○一○人○渡○
河○以○窺○胡○至○于○高○齊○荒○蕩○字○文○取○得○隋○文○因○以○滅○陳○
五○百○年○間○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敵○也○是○宋○不○得○
山○東○隋○得○山○東○故○隋○爲○王○宋○爲○霸○繇○此○言○之○山○東○王○
者○不○得○不○可○爲○王○霸○者○不○得○不○可○爲○霸○猾○賊○得○之○足○
以○亂○天○下○國○家○天○寶○末○燕○盜○徐○起○出○入○成○阜○函○潼○關○
若○涉○無○人○地○郭○李○輩○常○以○兵○五○十○萬○不○能○過○鄴○自○爾○
一○百○餘○城○天○下○力○盡○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
義○無○有○敢○窺○者○國○家○因○之○陞○河○修○障○戍○塞○其○術○蹊○齊○

晉梁蔡被其風流因亦爲寇以裏拓表以表撐裏混
傾迴轉顛倒橫邪未嘗五年間不戰生人日頓委四
夷日昌熾天子因之幸陝幸漢中焦焦然七十餘年
矣嗚呼運遭孝武澣衣一肉不畋不樂自卑冗中拔
取將相凡十三年乃能盡得河南山西地洗削更革
罔不順適唯山東不服亦再攻之皆不利以返豈大
使生人未至于帖泰耶豈其人謀未至耶何其艱哉
何其艱哉今日天子聖明超出古昔志于理平若欲
悉使生人無事其要在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

是兵殺人無有已也。今者上策莫如自治。何者當貞
元時山東有燕趙魏叛。河南有齊蔡叛。梁徐陳汝白
馬盟津襄鄧安黃壽春皆戍厚兵。凡此十餘所。纔足
自護。治所資不輟一人。以他使遂使我力解勢弛。熟
視不執者。無可奈何。階此蜀亦叛。吳亦叛。其他未叛
者。逆時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二十九年間。
得蜀得吳得蔡得齊。凡收郡縣二百餘城。所未能得。
唯山東百城耳。土地人戶財物甲兵較之往年。豈不
綽綽乎。亦足自爲治也。法令制度品式條章。果自治

平○賢○才○奸○惡○搜○選○置○捨○果○自○治○乎○障○戍○鎮○守○于○戈○車○
馬○果○自○治○乎○井○闔○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如○不○果○
自○治○是○助○虜○爲○虐○環○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天○
下○陰○爲○之○助○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
莫○如○取○魏○魏○于○山○東○最○重○于○河○南○亦○最○重○何○則○魏○在○
山○東○以○其○能○無○趙○也○既○不○可○越○魏○以○取○趙○固○不○可○越○
趙○以○取○燕○自○燕○趙○常○取○重○于○魏○魏○常○操○燕○趙○之○性○命○
也○故○魏○在○山○東○最○重○黎○陽○距○白○馬○津○三○十○五○里○新○鄉○
距○盟○津○一○百○五○十○里○陣○壘○相○望○朝○駕○暮○戰○是○二○津○虜○

能潰一則馳入成臯不數日間故魏于河南間亦最重今者願以近事明之元和中纂天下兵誅蔡誅齊頓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得魏也昨日誅滄頓之三年無山東憂者亦以能得魏也長慶初誅趙一日五諸侯兵四出潰解以失魏也昨日誅趙一日罷如長慶時亦以失魏也故河南山東之輕重常懸在魏明白可知也非魏強大能致如此也形使然也故曰取魏爲中策最下策爲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也兵多粟多毆人使戰者便于守兵少粟少人不毆

自戰者。便于戰。故我常失于戰。虜常固于守。山東之人。叛且三五四矣。今之後生。所見言語。舉止無非叛也。以爲事理正當如此。沈酣入骨髓。無以爲非者。指示順向。詆侵族讎。語曰。叛去首首起矣。至于有圍急食盡。餓屍以戰。以此爲俗。豈可與決一勝一負哉。自十餘年來。凡三收趙。食盡且下。堯山敗。趙復振。下博敗。趙復振。館陶敗。趙復振。故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爲浪戰。最下策也。然後穆敬之世。河北再復。宣宗之世。河湟盡歸。而無補于唐之旣衰。抑何也。固知邊防

設險國之藩○獎資以爲衛○而非所以爲命于廟算之○
盛衰失得詎盡是哉○

宋代邊防

宋興于延慶環厚靈武各置帥以備西夏關南瀛常
易棧各置帥以拒北敵普陽昭義西山各置帥以禦
太原帥官不過巡簡使無虜易制而體勢崇重人莫
得危短每入朝必命坐賜宴洽款語甚寵西北邊軍
市租悉舉界之令得回易免所過征稅他賜資不在
是又事不從中復聽便宜制軍當是時所置帥皆天
下勇悍忠實之材委任專而防守固何繼筠屯棧州
二十餘年董遵誨屯通遠四十年它如李漢超郭進

姚內斌之倫卒不下十餘年吏士尊畏得盡其死力
養士少而蓄力多操術簡而形勢壯虜用挫屈叩關
吏通書幣之使于是勸沿邊諸州禁民毋得出塞侵
盜敦信保境而中外懷安邊自劉守光僭竊與中國
構兵契丹以其間據營平二州而地險始失後石晉
割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
以界虜藩籬撤焉周顯德中實始復瀛莫二州而韓
通築李晏口城立縣十有二又築束鹿增鼓城葺祁
州數年又自浮陽至朝寧補壤防闕游諸口三十六

以通瀛莫宋興葺鎮州西山堡障自主全斌築保州
威武靜戎平寨諸境塞自劉遇太宗平晉隳其城遷
榆次又遷三交奪故軍之險而守之爲胡虜咽喉自
潘美各因形制爲邊端拱中北虜侵盜詔群臣上脩
邊策諫大夫張洎上書言中國禦戎必依險阻今飛
狐以東皆契丹所有地險盡失而河朔列壁城守具
苦于無兵則兵分之過也請于中山太原河間建三
大鎮各統十萬之衆鼎峙而守視緩急爲策應仍命
親王出臨魏府以控其要則契丹雖有精兵豈敢越

而南侵制敵之方盡于此矣。吏部尚書宋珙言：國家取燕于雄霸，直進非我戰地。如今大軍于易州循孤山，涉涿水，抵桑乾河，出安保安塞，則東瞰燕城，繞及一舍。此周德威取燕之路，不視孤壘旬日可克。山後八州聞薊門不守，必盡歸降，勢使然也。然兵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若選使通好，弭戰息民，此亦策之得也。李昉、王禹偁亦多以修好爲言。帝嘉納之。然邊無險，可恃終以不振。契丹屢肆侵擾，久之節度副使何承矩疏曰：臣幼侍先臣，闕南徂行，熟知北邊道路。川

原之勢若干順安些西開易河蒲口導水東注于海
資其陂澤築隄貯水爲屯田可以遇敵騎之奔軼俟
關南諸泊壅闕卽播爲稻田其緣邊州軍臨塘水者
止留城守軍士不煩發兵廣戍收地利以實邊設險
固以防塞春夏課農秋冬習武休息民力以助國經
此禦邊之要策也其順安軍以西無水田處則簡精
銳以戍之夫兵不患寡患驕慢而不精將不患怯患
偏見而無賢若兵精將賢則四境可以高枕而無憂
太宗喜納之時尹洙論曰戰國世燕最弱二漢叛臣

持燕挾虜蔑能自固以公孫伯珪之強卒制于袁氏
獨慕容乘石虎亂乃并趙雖勝敗異術大槩論其強
弱燕不能加趙趙魏一則燕固不敵唐三盜連衡百
餘年虜未嘗越燕侵趙魏是燕獨能支虜也自燕覆
于虜虜日熾大顯德世雖復三關尚未盡燕南地國
初虜與并合勢益張然止命偏師備禦大師伐蜀伐
吳泰然不以兩河爲顧是趙魏足以制虜明矣并冠
旣平悉天下銳專力于虜不能攘尺寸地頃嘗以百
萬衆駐趙魏訖敵退莫敢抗世多咎其不戰然我衆

負○城○有○內○顧○心○戰○不○必○勝○不○勝○則○事○亟○矣○故○不○戰○未○
當○咎○也○原○其○弊○在○兵○不○分○設○兵○爲○三○壁○于○爭○地○犄○角○
以○疑○其○兵○頓○堅○城○之○下○乘○間○夾○擊○無○不○勝○矣○蓋○制○敵○
在○謀○不○在○衆○以○趙○魏○燕○南○益○以○山○西○民○足○以○守○丘○足○
以○戰○分○而○帥○之○將○得○專○制○就○使○偏○師○挫○郤○他○衆○尚○奮○
詎○能○係○國○安○危○哉○是○皆○所○以○圖○燕○冀○一○大○舉○克○復○固○
吾○圉○也○真○宗○咸○平○四○年○夏○人○李○繼○遷○雖○入○貢○而○鈔○劫○
益○甚○帝○遣○張○齊○賢○行○邊○已○而○繼○遷○陷○清○遠○靈○武○孤○危○
判○永○興○軍○何○亮○上○安○邊○畫○曰○靈○武○地○方○千○里○表○裏○山○

河捨之則戎狄之利廣且饒矣一患也自環慶至靈武凡千里西域諸戎合之爲一二患也冀北馬之所生匈奴猖獗無匹馬南來咸取足乎西戎旣割分爲二夏賊禁點挾諸戎不得貢則不知戰馬從何來三患也請築薄樂耀德二城以通河西餉道靈武居絕塞之外不築此二城爲唇齒與舍靈武何以異哉帝猶豫不能決詔群臣議棄守之宜左司諫楊億爲存有大害棄有大利國家輓輸之勞士卒流離之苦悉皆免焉若以失地爲言卽燕薊河湟所失多矣何必

此直須棄靈州保環慶然後以計困之○輔臣言靈武○
爲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郡皆不可保○帝惑之○
李沆曰○保吉未死○靈武非朝廷有也○莫若遣使密召○
州將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之民息肩○
矣○帝意未決○出手札訪張齊賢○齊賢言○靈武斗絕一○
隅○當城鎮完全○磧路未梗之時○中外已言合棄自繼○
遷爲患已來○危困彌甚○南去鎮戎約五百餘里○東去○
環州僅六七日程○如此畏途○不須攻奪○則城中之民○
何繇而出○城中之兵○何繇而歸○爲今之計○若能增益○

精兵以合西北邊屯駐對替之兵從以原渭鎮戎之
帥率山西熟戶從東界而入嚴約師期兩路交進設
若繼遷分兵以應敵我則乘勢而易攻且奔命道途
首尾難衛千里趨利不敗則禽臣謂兵鋒未交靈州
之圍自解然後取靈州軍民置皆于蕭關武延川險
要處以僑寓之俟其平寧却歸舊宇後從蕃漢之兵
乘時以爲進退則成功不難矣帝不能用五年繼遷
大集蕃部來攻靈州被圍餉絕救兵不至城遂陷州
臣死焉帝聞悔不用李沆之言當時北邊旣失古北

之險然自威虜城東距海三百里沮澤燒塢所謂天
造地設非敵所能輕入繇威虜西極狼山不百里地
廣平利馳突必爭之地議者謂宜先居固守以迎制
勞至繼遷攻失靈州則西邊益無蔽禦于是自滄之
秦綿亘數千里無山河之阻獨恃州縣鎮戍爾而蕃
部屬戶如延之金明府豐州諸地又以迫于強敵朝
廷不能存撫則蕃部亦壞土兵漸衰雖其時有欲封
潘羅支及招引沙州唃廝囉滅臧之族以角西羌
間通奚霫女真高麗新羅之屬以犄北狄然亦不竟

實用又將帥大抵用恩澤進雖謹重可信卒與敵遇
方畧無措故兵折于外敵勢益張其所收材勇以備
禁旅賴廩給賜予而已恬于休息久不識戰可以衛
京師不可以戍邊境于是請訓土兵制遠人綏蕃部
日孜孜見諸募畫焉時惟曹瑋習知河北事爲真定
路都鈐轄復爲涇原兼知渭軍與秦翰破章埋旌
武延州于是隴山諸族皆來獻地瑋築保山外爲六
竿城募土兵守之日異日秦渭有警此必爭之地改
知秦州兼涇原儀渭鎮戎緣邊安撫使時喃斯囉強

盛立遵佐之西羌將舉事必先定約束號爲立文法
喃斯囉使其虜賞樣丹與斯敦立文法于離王族謀
內寇瑋陰結斯敦有寶帶予之斯敦感激父事瑋間
謂瑋曰吾父何所使欲吾首猶可斷以獻也瑋曰我
知賞樣丹時至汝帳下汝能爲我取賞樣丹首乎斯
敦愕然許之後十餘日果斷其首來獻南市地南市
者秦渭之阨瑋城之而表斯敦爲順州刺史其年喃
斯囉率衆萬大入寇瑋迎戰三郛谷追奔三十里斬
首千餘級并遣間殺立遵及破魚角蟬所立文法于

吹麻城而河州洮蘭安江妙敦邈川黨逋諸城皆納
質爲熟戶矣瑋在軍得人之死平居甚暇及用師出
入若神一日張樂飲僚吏中坐失瑋所在明日徐出
觀事而賊首已擲庭下矣將兵幾四十年未嘗少失
利契丹使過天雄郡勒其下曰曹公在此毋縱驕馳
驅也渭州有告戍卒十餘人叛入夏國者瑋方對客
奕棋不應軍亟言之瑋叱之曰吾固遣之去汝再三
言何也夏人卽斬叛者投其首境上羗殺邊民入羊
馬贖罪瑋下天雄卒有犯盜者衆謂獄具必殺之瑋

笑曰臨邊對敵斬不可用命者所以令衆非好殺也
治內郡安事此乎賈同造瑋瑋欲按邊邀與俱同問
從兵安在曰已具既出就騎見甲士三千環列初不
聞人馬聲景德後契丹輸平邊稍寧謐有李允則者
出知雄州至則益修治城壘契丹以爲言詔詰之允
則曰通好初不卽善完恐異時頽圯不復得修將邊
備弛矣邊備弛患不可測也帝曰善于是允則標里
閉置廂市邸舍水磴爲深廣城增累甃爲高環以溝
塹蒔桑麻植榆柳爲阻固修屯田益樹穀架石橋構

亭列隄通道于安肅廣信諸軍邊益闢而壯初州北
多設陷馬坑城外起樓爲斥埃望十里罷兵後人莫
敢登允則曰南北通好矣安用是命撒樓夷坑令諸
軍圍其中因浚井畫溝洫列畦隴築短垣廬舍而地
益阻固因治坊巷徙浮圖北原上民旦夕得登望望
三十里不令安撫司治境有隙地悉樹榆久之榆滿
塞下顧謂僚佐曰此步兵之地不利騎虜不得決驟
不獨異時爲材木資也城北舊有甕城允則欲舍之
與大城爲一乃先建東嶽祠出黃金百兩爲供器以

鼓吹導至祠居人謹爭獻金銀爲祠供居無何宣言
盜發北州遂移文北界名捕盜而興版築宣言以護
祠于是就關城浚壕起月隄而甕城人得悉納城中
歲修禊事台界河戰棹爲競渡縱北人遊觀而不知
其習水戰也嘗宴而甲杖庫火乞則作樂飲酒不輟
少頃火炮悉痊所焚密遣吏持檄瀛州以表籠運器
甲不浹旬兵器完足人無知者樞密院請劾不救火
狀真宗曰乞則必有謂姑詰之對曰兵械所藏儼火
甚嚴方宴而焚必奸人所爲若舍宴救火事當不測

又得諜釋縛厚遇之諜言燕京大王遣來因出所刺
綠邊金穀兵馬之數○允則曰○若所謂謬矣○呼主吏按
籍書實數與之諜○請加緘印○因厚賜以金○縱還○未幾
諜遽至○還所與數緘印如故○反出彼中兵馬財力地
里委曲實數以報○一日民有訴爲契丹民毆傷而遁
者○允則不治與傷者錢二千○逾月幽州以其事來詰
答曰○無有也○蓋他諜欲以毆入爲質○驗旣無有○乃殺
諜○雲翼卒亡入契丹○允則移文督還○契丹報以不知
所在○允則曰○在某所○契丹駭愕○卽歸卒○遂斬以徇○允

則不事威儀間或步出遇民有可語者延坐與語以
是洞知人情善撫士卒皆得其用盜發輒獲人亦莫
知所繇在河北三十餘年事功最多其方畧設施雖
游觀亭傳後人亦莫敢隨國使往來費用儀式多所
裁定仁宗景祐中宋祁知定州上言曰天下根本在
河北河北根本在鎮定以其扼賊衝爲國門戶也且
契丹搖尾五十年狼態獶心不能無動今垂涎定鎮
二軍不戰則博深趙邢洛直擣其虛血吻婪進無所
顧藉竊慮欲兵之強莫如多穀與財欲士訓練莫如

善○擇○將○帥○欲○人○樂○聞○莫○如○賞○重○罰○嚴○欲○賊○顧○望○不○敢○
前○莫○如○使○鎮○重○而○定○疆○夫○耻○怯○尚○勇○好○論○事○甘○得○而○
忘○死○河○北○之○人○始○天○性○然○陛○下○少○勵○之○不○憂○不○戰○以○
欲○戰○之○士○不○得○善○將○雖○鬪○猶○負○無○穀○與○財○雖○金○城○湯○
池○其○勢○必○輕○今○朝○廷○擇○將○練○卒○制○財○積○糧○迺○以○陝○西○
河○東○爲○先○河○北○爲○後○非○最○也○西○賊○兵○銳○士○寡○不○能○深○
入○河○東○天○險○彼○憚○爲○寇○若○河○北○不○然○自○薊○直○視○勢○同○
建○瓴○賊○鼓○而○前○如○行○堯○旌○故○謀○契○丹○者○當○先○河○北○謀○
河○北○者○捨○鎮○定○無○議○矣○臣○願○先○入○穀○鎮○定○鎮○定○旣○克○

可入穀餘州列將。在陝河東有功狀者。得遷鎮定。則
鎮定重。天下久平。馬益少。臣請多用步兵。夫雲奔騖
馳。抄後掠前。馬之長也。溫弩巨挺。長槍利刀。什伍相
聯。大呼薄戰。步之長也。臣料朝廷與敵相攻。必不深
入窮追。驅而去之。及境則止。此不待馬而步可用矣。
請損馬益步。故馬少則騎精。步多則鬪健。我能用步
所長。雖契丹多馬。無所用之。夫鎮定一體也。自先帝
以來。爲一道帥。專而兵不分。故鎮推其胸。則定擣其
脅。勢自然耳。今判而爲二。其顯顯有害者。屯砦山川。

要險之地裂而有之。平時號令文移不能一賊脫叩。營壘則彼此不相謀。尚有任此責邪。請合鎮定爲一路。以將相大臣領之。無事時以鎮爲治。所有事則遷治。定指授諸將權一。而責有歸策之上也。陛下當居安思危。熟計所長。必待事至而後圖之。始矣。河東馬疆士習善馳突。與鎮定若表裏。然東下井陘。不百里則入鎮定矣。若深入以河東健馬佐鎮定。兵掩其情。若歸者。萬舉萬全。此一奇也。康定初。趙元昊反。西邊脩守爲急。時劉平。石元孫敗。帝遣使問群牧使丁度。

所以禦邊計丁度奏曰今士氣傷沮若復窮追巢穴饋糧千里輕用人命以快一朝之忿非計之得也唐都長安天寶後河湟覆沒涇州西門不啓京師距寇境不及五百里然屯重兵嚴烽火間有侵軼卒以無事太祖時疆場之任不用節將但審擢材器豐其廩賜信其賞罰方陞輯寧幾二十年爲今之策莫若謹亭障遠斥候控扼要害爲制禦之全策因條上十策名曰備邊要覽久之元昊愈猖蹶城砦多陷乃使范仲淹安撫陝西仲淹至上奏曰臣前至延安所謂復

諸寨爲守禦之脩次則幸其休兵輒遣一介示招納之意朝廷以群言之異未垂采納今臣領慶州日夜思之乃知攻有利害守有危安何則蓋攻其遠者則害必至攻其近者則利必隨守以土丁則安守以東兵則危臣謂攻遠而害者而諸路深入則將無素謀士無素勇或風沙失道或雨雪彌旬進則困大河絕漠之限退則有乘危扼險之憂臣謂攻遠而利者在延安慶陽之間有金湯白豹之阻本皆漢寨陷爲賊境隔延慶兵馬之援爲蕃漢交易之市姦商往來物

貨叢聚此誠要害之地如別路入寇數百里外應接
不及則當遠爲牽制金湯白豹等寨可乘虛取之因
險設陣布車橫塹不與馳突擇其要地作爲城壘則
我無不利之虞至于合水華池鳳州平戎柔遠德靖
六寨兵甲糧斛可就屯泊固非守備之煩也環州定
邊塞鎮戎軍乾興寨相望八十餘里二寨之間有胡
蘆泉今屬賊泉爲義渠朝那二郡之交其南有明珠
滅臧之族若進兵據胡蘆泉爲軍壁北斷賊路則二
族自安宜無異志又朝那之西秦亭之東有水洛城

亦爲之限。今策應之兵，繇儀隴二州十驛始至如進，修水路，斷賊入秦亭之路，其利甚大。非徒通四路之勢，因以張三軍之威。神淹乃大興營田，聽民互市，又修永平承平等砦，招輯流亡，定保障，通斤墩城十砦。于是羌漢之民相踵歸業，久之分陝西爲四路，以韓琦、王治、范仲淹、龐籍兼經畧，籍至延州，葺治城砦，時戍兵十萬，無壁壘，皆散處城中，畏籍莫敢犯法。籍命部將狄青將萬人築招安砦于橋子谷旁，以斷寇出入之路。又使周美襲取承平砦，王信築龍安砦，悉復

所亡地築十一城延民以安慶州西北馬鋪砦當橋
川口爲虜腹仲淹欲城之度賊在必爭密遣其子純
佑與蕃將趙明潛走據其地日晨起忽引大兵赴之
吏士皆不知所如往至柔遠始傳令告其處旣至而
畚鍤版築之用畢具追賊覺以騎三萬來爭仲淹戒
諸將脫賊戰而走追必毋過河第乘城已而賊果走
追者不渡河乘城而河外果有伏虜失計去而城成
所謂大順城也大順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
矣自此寇鈔益少又其時判鄜州种世衡言延安東

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廢壘而城之以當寇衝右
可固延安之勢左可致河東之粟北可圖銀夏之舊
朝廷從之詔世衡董其事世衡自將逼戎落而軍且
戰且城暴露者數月乃得城所謂青澗城也世衡計
以爲處險無水泉不可守乃鑿地百有五十尺至石
不及泉衆慙懼世衡命屑石而出之一畚酬百錢過
數重泉乃沛發又建營田而千頃歲收糴其贏通商
畜財或先貸之本使速流轉歲時息十倍于是芻糧
錢幣軍需城守之具不外給而青澗完世衡至青澗

教吏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教之。習以銀爲射的。中者與之。旣而中者益多。其銀重輕如故。而的漸厚且小矣。或爭徃役。亦使之射。射者得優處。有過失亦使之射。射中則釋之。繇是人人皆能射。胡酋蘇慕恩部落最強。世衡嘗夜與飲。出侍姬以佐酒。旣而世衡起入內。慕恩竊與侍姬戲。世衡遽出掩之。慕恩慚愧。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卽以遺之。繇是諸部有二者。使慕恩討之。無不克。而諸內屬羗仲淹以詔書犒撫。結以恩信。諸羗質子縱出入。自便羗酋至府引入屏。

人撤衛語無間羗親愛始爲中國使而屯兵徙就食
內地飛輓大省矣會元昊圍河州繇間道襲府州縱
遊騎鈔麟州自是二州恐敵不時至皆閉壁自固糧
乏絕而勢孤朝議欲棄之會張亢以并代都鈐轄守
麟州單騎叩城下出所授勅示城上曰我城主也門
啓而入于是縱民出薪芻谷汲曰吾有以待敵無恐
民乃稍甦亢以州東焦山有石炭可穴也爲築東勝
堡城旁有畦可蔬爲築金城堡州北沙院有水泉爲
築安定堡各置兵守之出獲者置衛時禁兵廩餼優

厚然實驕懦不可使乃役兵有健鬪獻級者立脫錦袍賜之禁兵始慚奮會謀報羗炙羊髀占吉凶驚曰明當有急兵盍避諸皆笑曰漢兒皆藏頭膝間何敢然亢謀知其無備卽夜部禁兵出襲擊琉璃堡破之夏人棄堡去乃築宜威砦于步陀泥寇所從入築青塞百勝中候建寧鎮川五堡而麟府之路始通已上書請增廣堡砦得益田牧以充邊宜撫使仲淹奏請卽任亢就其事奏可而經略使明鎬以爲不可就數牒止之亢得牒輒廢閤曰受詔置堡砦豈顧以經畧

府牒得止耶坐違節度死所甘心。且是邊所恃以爲固也。程役愈急。事竣乃發封。自勒詔勿問。自是藩漢歸者數千戶。歲減戍萬人。而河外爲并汾屏蔽矣。穆寧氏西南去秦川三百里。中有城曰水洛川。土平沃。爲氏所輳聚。環川而居者數萬帳。漢通民皆歸之。曹瑋在秦州。嘗經畧其地。而不得開門。祇候劉湜時守邊。以爲此戎夏所走集。不可失也。進城章川。牧田穀。益屯涇原師尹洙。以爲不便。令罷役。且召之不聽。趣功洙怒。械下獄。氏人大駭。爲變。朝廷遣使卽訊。

氏請還滬而以牛羊及丁壯助成城詔復滬權水洛
城然猶以違節制奪一官卒水洛人遮道泣請留葬
祠祀之自是西邊益嚴其後二虜旣交好仁宗崩夏
使來弔祭館伴高宜傲侮其使者使者訴于朝知諫
院司馬光呂誨請宜加罪塞其意不從而西戎犯邊
契丹民有捕魚界河伐桺白溝南者朝議以知雄州
李中祐爲不材敕還將代之光言國家當戎狄順附
時好與之較計求節及其桀驁又從而姑息之近西
戎之禍生于高宜而北狄之隙中祐得譴則來者必

將以宜爲法以中祐爲戒將人以生事爲能而邊自
此多事矣宜勅邊吏諸疆場細故獨當以文檄徐往
反毋輒以矢刃相加遺安戎狄心奏可神宗時滕元
發知太原以河東豪意規邊有警爲利也下令曰謹
斥堠無開邊隙有寇而失備與無寇而生事者皆斬
自軍司馬而下皆勒以軍法河東十二將故事以其
四備北八備西更休番上會西人獵境上邊郡請入
將皆防西元發曰賊若并兵犯我雖八將不敵若其
不來四將足矣將吏扣閭爭不聽卒以無事省芻粟

十五萬西夏請故地詔割四寨而葭蘆隸河東元發
曰取城易棄城難昔棄囉兀而西人得襲我不備所
亡失不貲乃命部將以兵護遷令嚴伍肅冠不敢近
民以完已西人得地則請以綏德城爲比畫城外二
十里爲界元發曰吳堡去葭蘆百二十里今許之失
百里矣兵家進退以尺寸爲強弱今一舉而失百里
不可力爭之不得而西事遂興後因夏國內亂用兵
攻討于熙路增置蘭州于鄜延增置安疆米脂等五
寨議者講求利害久而不決元祐初年夏人來賀登

極相繼求和且議地界朝廷許約地界已定附以歲賜久之議不決明年夏人以兵襲涇原殺掠弓箭手數千人朝廷恐之不問遣使往賜策命夏人受禮倨慢以地界爲辭不復入謝再犯涇原四年來賀正成節且議地界朝廷先以歲賜予之地界又未決夏人乃于疆事多方便求熙河將佐范育神誼等背約侵築買孤勝如二堡夏人卽平盪之育等又欲以兵納趙鼎忠及擅招其部人千餘朝廷却不受西邊騷然蘇轍乞罷育誼別擇老將以守熙河宣仁后以爲然

大臣竟主有誼不從轍又論蘭州狀曰夏戎背畔臣職未修則棄守之議朝廷無因自發今聞遣使來賀登極歸來出境而使者復至講和請地必在茲舉朝廷當決從一議欲決此議當論時之可否理之曲直算之多寡誠使三者得失皆見于前則棄守之議可一言而決也何謂時之可否方今陛下諒闇太后覽政當此之時安靖則有餘勞動則不足利則緩撫不利征發必若固守不與甲兵一起呼吸生變緩急之際何所咨決况陝西河東兩路比遭用兵之厄瘡痍

未復一聞○兵○事○無○不○狼○顧○若○使○外○患○不○解○內○變○必○相○
因○而○起○此○所○謂○時○可○棄○而○不○可○守○一○也○何○謂○理○之○曲○
直○西○戎○近○歲○于○朝○廷○本○無○大○罪○先○朝○弔○伐○但○當○誅○其○
罪○人○今○乃○割○其○土○地○作○爲○城○池○以○自○封○殖○雖○吾○中○國○
之○人○猶○知○其○爲○利○而○不○知○其○爲○義○也○曲○直○之○辯○不○言○
可○見○蓋○古○之○論○兵○者○直○壯○曲○老○昔○仁○祖○之○世○元○昊○叛○
命○連○年○入○寇○邊○臣○失○律○敗○亡○相○繼○然○而○四○方○士○民○裹○
糧○奔○命○唯○恐○在○後○雖○捐○骨○中○野○不○以○爲○怨○中○國○徐○亦○
自○定○無○土○崩○之○勢○何○者○知○曲○在○元○昊○而○用○兵○之○禍○輟○

廷所不得已也。頃自出師西討，雖一勝一負，而計其所亡失，未若康定寶元之多也。然而邊人憤怨，天下咨嗟，土崩之憂，企足可待。何者？知曲在朝廷，非不得已之兵也。今若固守侵地，惜而不與，負不直之謗，而使闕右子弟肝腦塗地，恐邊人自此有怨叛之志。此所謂理可棄而不可守二也。何謂算之多寡？固守蘭州，增築堡塞，招置士兵，方其未成，而西戎不順，求助北虜，並出爲寇。屯戍日益，而糧不繼，賊兵乘勝師喪，國蹙蘭州不守，熙河危急，此守之不幸者也。割棄蘭

州專守熙河倉廩有素兵馬有脩戎人懷惠不復作
過此棄之幸者也二者臣皆不復言何者利害不待
言而決也若夫固守而且耕且戰西戎懷怨未能忘
爭時出虜畧勝負相半耕者不安饋運難繼耗蠹中
國民不得休息此守之幸者也割棄而西戎據蘭州
之堅賊道熙河之夷路我師不利復以秦虜爲境修
完廢壘復置烽堠人力旣勞費亦不小此棄之不幸
者也夫守之雖幸然兵難一交仇怨不解屯兵饋糧
無有休日民力不支則土崩之禍或不可測棄之雖

不幸○然○所○棄○本○界○外○無○用○之○地○秦○鳳○之○間○兵○民○習○熟○
近○而○易○守○轉○輸○所○至○如○枕○席○之○上○比○之○熙○蘭○難○易○十○
倍○有○守○邊○之○勞○而○無○腹○心○之○患○與○平○日○無○異○夫○以○守○
之○幸○較○棄○之○不○幸○利○害○如○此○而○況○守○未○必○幸○而○棄○未○
必○不○幸○乎○故○臣○願○朝○廷○決○計○棄○此○然○後○慎○擇○名○將○以○
守○熙○河○厚○養○屬○國○多○置○弓○箭○手○于○熙○蘭○往○還○要○路○爲○
一○大○城○度○可○屯○二○三○千○人○以○塞○其○入○寇○之○道○于○秦○鳳○
以○來○多○置○番○休○之○兵○以○爲○熙○河○緩○急○救○應○之○備○明○救○
將○佐○繕○修○守○備○寇○至○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至○庶○幾○

可以無後患也。六年，熙河奏夏人十萬騎壓通遠軍境，挑掘所爭崖巉，殺人三日而退，乞因其退急移近裏堡，若干界乘利而往，不須復守。誠信下大臣會議，轍曰：「當先定議，欲用兵耶？不用耶？」呂大防曰：「如合用兵，亦不得不用轍曰：凡用兵先論理之曲直。我若不直，兵決不當用。朝廷頃與夏人議地界，故用慶曆舊例，以彼此見。今在處當中爲直，此理最簡直。夏人不從，朝廷遂不固執。蓋朝廷臨事常患先易後難，此所謂先易者也。既而許于非所賜城砦，依綏州例，以二

十里爲堡。舖十里爲草地。要約纔定。朝廷又要兩砦。界首侵夏地。一抹取直。夏人勉從。又要夏界更畱草地。十里。夏人亦許。凡此所謂後難者也。今欲于定西城與隴諾堡。一抹取直。所侵夏地。凡百數十里。隴諾祖宗舊疆。豈所謂非所賜城砦耶。此則不直致寇之大者也。劉摯曰。不用兵雖美。然事有須用兵者。亦不可不用也。轍奏曰。夏兵十萬壓熙河境上。不于他處專于所爭處殺人掘崖。斃其意可見。此非西人之罪。皆朝廷不直之故。故熙河轍敢生事。不守誠信。臣欲

詰責帥臣耳。後屢因邊兵深入夏地。宣仁后遂從轍
議。馴至靖康。金師侵軼。竟割河間。中山。太原。以講和。
而河北。河東之地。幾去其半。及賊兵還三鎮。兵民猶
固守不降。金人盡力攻圍。至其渡河。再薄都城。遂盡
割兩路以界之。盡河以爲界。高宗南渡。李綱奏曰。河
北兩路三帥府二十餘郡。靖康末所失者。真定。懷衛。
濬。一帥府三郡而已。其餘至今皆堅守。一路兵民有
城郭者。依城郭。無城郭者。依大河。山西自相結集。多
者數萬。少者不下萬人。各立首領。自相統率。知名號

者已數十處日以蠟書號額朝廷乞師請援願爲前
驅因而循撫爲吾之用數十萬衆不日可致而金人
聞兵懷衛濟三郡以扼吾要津每郡不過三千人其
餘皆勝制吾民剪髮易衣以疑我且大兵臨之遣問
要約必有應者則三郡不旬月間可復也三郡旣復
則真定可圖而中山之圍可解河北復爲我有矣然
後第功行封以河外郡縣悉議封建使自爲守朝廷
量力以助之則藩籬固而中原寧此今日之要策也
河東之勢亦然但所失州郡視河北爲多然所以處

之策亦無以過于此者宜于河北西路置招撫司
河東路置經制司擇文武臣寮中有材畧名望素爲
兩路兵民信服者爲之使副布宣朝廷德意以結其
心信賞必罰以作其氣訓練習服以教之戰量補名
目以旌勸其首領寬給錢穀以賑貸其乏絕辟置條
屬將佐乘機應變一切許以便宜從事則兩路可以
復全中興之功指日可成必自此始猶捍水患于決
溢之口則下流無泛濫之虞禦盜賊于門牆之外則
堂奧有安靖之勢理之必至也倘拾此而不爲則兩

路之人且怨歸于朝廷。強壯狡獪者及爲賊用將何
以待之時。不能用卒幸維揚走臨安。何安江左以長
江爲藩蔽。東南之勢局于一隅。至建炎三年。趙元鎮
疏曰。竊惟東晉之遷國。勢微弱。惟其設淮上之備。以
嚴外戶。阨荆襄之要。保有上流。是以能建都江左。歷
年之久。今車駕駐蹕建康。則荆淮之防。托汧流之斥
候。誠爲急務。斥候之不明。以措置不專。勸賞不立也。
自來委之軍中。及汧路州縣而軍。或散亡。城亦自守。
倉皇阻絕。力所不暇。今欲自御營及諸軍州縣各選

募使臣兵級立定人數信賞必罰不任出戰城守之責專令探報如此則人得盡力事不失實矣防托之不謹以事出倉卒不能豫備也自來俟有警急乃始調發而陣未成列兵亦已交退無所歸披靡逃潰今欲前期選閱受成而出各使分劈遠近占據形勢習熟其山川險易之宜以爲出入邀截之計廣積芻糧嚴設塹柵出而掩擊入而拒守如此則前有以阻遏而後能牽制矣雖然防托之任正惟其人未得其人計將安出願謹斥候防托之備慎將帥委任之選保

無後患。堅守不動。爲長遠之計可也。苟或未然。則維揚之禍可鑒哉。又請淮漢修築城壘。劉子曰。駐蹕建康。爲措置之宜。所當先者。然其說謂淮南有藩籬之固。則建康可都。宜命諸將移重兵于江北。料理營田。葺治戍壘。則藩籬可成。今大將旣已移屯營田。旣已旋行。楚泗旣已修築。惟是沿淮如廬壽。沿漢如襄鄧等處。尚未錯畫。願降詔劉光世。岳飛。乘士卒之暇。以漸修築。如韓世忠之于楚。張俊之于盱眙。楊沂中之于泗。使名城堅壘。縣亘相望。以張國勢。以警敵心。又

命朝廷逕通知古今臣僚按行淮漢深者古蹟要害
控扼之地如濡須塢牛渚所之類築壘屯兵益務自
固使大羊無侵突之虞魏虎有蓄銳之利以守則固
以戰則勝此今日之長策也夫守戰一道也能固守
而後能進戰是守者進之基也譬如奕碁之家凡欲
勝人先須自固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今陛下旣已駐
蹕建康以承天意矣伏望益修戰守之備以建中興
之功天下不勝幸甚而張守亦疏曰江北諸州類經
殘破無兵可用無糧可食他日賊至官吏遁逃則賊

據城市修器械具船筏與我對壘磨以歲月爲患實
大臣故曰江北先爲之防然後江南可守也然江流
綿遠南自荆南而至平江北自漢陽而至通泰當國
家傷殘之餘兵有所不足力有所不逮而又高郵楚
泗寇攘未靜誠亦難矣今日之計當併力招捕淮南
之寇一面措置防托以爲限隔且示朝廷不以江北
之地置度外也夫江流雖遠古人以謂猶人之一身
皆可受病而備禦風寒不遑數處蓋亦先其所急後
其所緩耳使賊繇襄陽荆南順流而來則南岸之兵

及水軍戰船如今所畫之策可以禦之矣若繇荆京
東而來則當禦于楚泗若繇京西而來則當禦于廬
壽光濠以拒其衝次于蘄黃舒和以斷其渡此皆所
急之地也仍各差兵將量給錢糧付兩路制使同府
倅監司叅以民兵相地形之勢易隨宜措置務要明
遠斥堠預知敵情然後在我之計可行矣古之都江
南者豈專汨大江之險而却敵哉亦必有制勝之道
而強弱衆寡蓋勿論也符堅以百萬之師而窺晉室
自謂投鞭于江足斷其流可謂強矣晉令謝玄兵統

八千乃絕淝水決戰而勝之。今使賊繇京東西淮南
爲南渡之計。則當效東晉之距符堅。然後爲得也。曹
操入荊州。得船步兵數十萬而下吳。會水陸俱進。可
謂強矣。吳遣周瑜纔精兵三萬逆戰于赤壁而勝之。
今使賊繇漢江荆南上流爲南下之計。則當效孫權
之距曹操。然後爲得也。若止區區自守江岸。不爲進
取之謀。竊恐未爲得策。又况狄人長技。惟是鞍馬從
舟。揖已非所利。我以舟師禦之。則以我所易攻彼所
難擊。于上流誠爲至計。若廬壽光楚泗。斬黃舒和不

能防遏。或不幸而渡江。則亦當急激于中流。使不得
濟。若其及岸。則勢力十倍矣。昔魏文帝以十餘萬衆
欲渡江。見波濤洶湧。而嘆曰。嗟夫。固天所以隔南北
也。遂歸。則江亦未易度也。所可深慮者。將驕卒惰。望
風畏怯。敵人未至。曳兵而走。則雖大江之險。亦不足
恃也。後葉適論沿邊守禦。有曰。夫極盛不免衰微之
形。已安常有覆亡之懼。所恃者。惟有納賂請和。堅守
不背約耳。况舊虜垂亡。與新虜並行。人事草創。和成
永好。直指江淮所在。城戍望風奔遁。我雖無虐政。愿

德○可○以○召○亡○而○虜○威○所○加○自○然○有○土○崩○瓦○解○之○勢○然○
則○安○樂○無○虞○引○日○玩○歲○而○傾○壞○常○臨○于○目○前○未○知○執○
事○者○何○以○救○之○是○其○證○雖○與○前○世○不○同○而○同○歸○于○亡○
則○有○甚○矣○故○余○素○論○常○欲○于○汧○邊○牢○作○家○計○壯○固○藩○
墻○以○保○堂○奧○之○安○且○漢○淮○沃○壤○形○勝○控○扼○直○以○並○塞○
視○爲○棄○物○今○若○取○淮○五○十○里○間○比○其○室○廬○時○其○耕○稼○
什○伍○而○用○之○虜○來○必○捍○于○垣○塹○之○上○長○戟○勁○弩○持○滿○
以○待○則○自○此○以○南○人○情○帖○然○蚤○臥○晏○起○無○朝○夕○之○憂○
矣○此○今○日○救○法○百○年○之○利○也○或○曰○自○古○未○有○汧○邊○二○

千餘里。糜費數千億萬尺寸。而守其地。若是之拙者。然亦不思。今日甚有費數千萬億。爲無益之用。歲歲無窮。未嘗敢一毫削損。而獨此之吝。何哉。又請以一家譬之。夫富者多積厚藏。廣宅美室。聚子孫而居。何嘗不高牆垣。實僮僕。傳守不使強隣暴客。輕輒窺伺。而後得安者。天下與一家何異。盡沿邊道里。費數千億萬尺寸。備守乃事理當然。安有祖禡空洞。示人以室家之好。皇皇于內。而反不汲汲于外者歟。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不然。以堯舜文武所傳之。

衣冠禮樂道德仁義將一舉而棄之吾不知所稅駕
矣

國朝邊防

明興汎掃寰宇際天極地復帝王自有之中國而成祖卽故莫藩地爲今都揭古冀北垂于天日之上三代漢唐宋未之有也展山負海固擬于殷周本太行與鴈門諸山寨垣連絡險由天造居庸東折玉帶神嶺諸山若抱若拱八陵在焉故居庸爲京師北門隸薊州鎮薊舊鎮大寧今兀良哈朵顏大寧福餘三衛其地也爲藩衛甚設循居庸左轉爲漁陽盧龍當山海之際古所謂榆關也控遏遼東爲遼陽鎮又

東薄于海右轉循太行西南包平原沃野帶絡數十
城爲古燕趙之郊而宣府大同宿重兵鎮焉宣府大
同漢上谷雲中也而大同平川曠野黃沙白草故虜
患特鍾居庸西舊松林數百里中獨有間道騎行可
一人卽元扎八兒導胡兵南牧處也紫荆倒馬二關
扼焉而重兵鎮保定京師又右轄爲鴈門寧武
偏頭三關隸山西起代郡外接大同內經大原北境
西盡雍河而鴈門稱絕險自偏頭踰河稍南爲陝右
陝有三邊四鎮榆林舊治綏德守在東勝東勝者唐

所謂三受降城也在河北後內遷失險而延綏因徙
榆林榆林地險將勇士力人呼爲橐駝城塹自黃甫
川西至定邊營亘千二百餘里連墩勾堡橫截套口
稱雄鎮西絡寧夏固原二鎮寧夏西北倚賀蘭而南
東阻河守在花馬池包固原其中自虜既得套固原
改開城州地益重與寧夏爲唇齒爲虜衝又自賀蘭
山直西至鎮番又西極甘肅皆古朔方甘肅漢所謂
河西四郡武帝置之斷匈奴右臂者也 國初置甘
州五衛于張掖肅州衛于酒泉涼州衛于武威西寧

衛于涅中又置山丹永昌鎮番莊浪四衛列鎮河外
外薄于沙磧而肅州西七十里爲嘉峪關後虜入莊
浪涼州而靖虜永昌爲內邊左番右達肅州尤孤此
皆自京師右轉而循西以爲徼者也自蘭州南抵
岷洮階文界西番與四川接壤同其患苦又西南出
爲雲南古稱滇南轉爲貴州又南東轉爲嶺表中包
湘楚跨百粵三江而諸夷獠蠻獍苗狼黎峯之
屬各窟其中大者兼據連城細者保恃深箐然稍奉
安東聽驕縻而統于藩省撫巡示威宣德而鄖陽蒼

悟南贛爲重鎮自京師東薄大海泛登萊包淮揚南際于閩廣濟洋萬里通四瀆八表爲一諸慮獨在備倭此國家幅員遼闊設險守國之大畧也

高皇帝初定天下卽元都設北平都司卽古會州大寧地設北平行都司立興營屯諸衛建寧藩其中與遼東宣府東西相羅絡爲外邊已遣魏國公達率列侯北巡邊自古北口至山海關增關修隘爲內邊故薊州西接居庸東負海盡漁陽盧龍稱雄鎮設衛開平置八驛東接大寧西聯獨石而開平興和萬全爲

要地遼陽既下不郡縣獨置衛所填之權衛事良佐
言本衛地遼遠僻處海隅肘掖間皆敵境乞畱朝
廷所遣斷事吳立撫軍民具益之兵于是置都衛以
馬雲葉壯爲都指揮使總轄遼東軍填焉而遼陽開
原有安樂自在二州處保塞降夷當是時上以天
下甫定垂意邊務凡遼東海南臨洮大同西河西涼
寧夏至古北口西番諸指揮使各手勅勞諭令
固疆圉而制邊之策惟屯田練兵無他營故力專而
功成而山海夷種怙阻險時竊發爲暴上遣將往

訊輒勅之日必無深入窮巢穴無逐利輕動但令
目屏遠喙息無爲州縣擾可也至哉訓乎其爲萬世
式矣始寧王王薊時大寧朶顏福寧三衛夷故獷悍
力戰而戍卒皆中州遷徙之衆苦北地寒日夜謀思
歸會朝廷削三王護衛而靖難師起遂大師兼程
趨大寧擁王與偕南招諸胡及思歸戍卒以從大寧
地許界三衛戎使助戰戰疾力天下大定乃遂徙北
平行都司于保定爲大寧都司而散興營諸衛于京
甸于是盡故大寧白雲紅螺地界三衛夷俾世爲外

○潘已封元裔克帖木兒爲忠順王分其衆居苦谿城
而關外設七衛曰哈密曰安定曰阿端曰赤斤蒙古
曰曲先曰罕東曰罕東左衛皆本西北夷爲號各設
衛填焉時天子歲伐胡往往道開平興和萬全間
嘗太息曰吾滅此殘虜吾惟守開平則興和大寧遼
東甘肅寧夏吾高枕可無事西北邊矣已大寧旣界
三衛夷遼東西與宣府聲援不易通興和亦隨廢而
開平失固然時上英武軼百代數伐胡犁其庭
虜盜遠遁又使者降者相繼虜僵尸脇息百蠻諸戎

重譯奉琛。固無爲議邊矣。先是虜寇遼東。都指揮永
禦之戰不力。會入朝。又匿不以聞。上怒立誅之。
榜諭天下。都司衛所言諸有盜賊及虜聲息不時
聞者。鎮守官而下罪皆視此。蓋嚴邊臣蔽欺之誅如
此。宣宗皇帝自爲太孫時。從北伐習兵。元年
平漢二年。巡邊破兀良哈之衆。虜警懼而。上勅諸
邊將言。古人制戎狄。惟在嚴邊。若城堡堅固。士練糧
足。瞭望嚴密。豈患虜哉。故獨苦玩慢自隳邊耳。當是
時。邊氓有陷虜中得亡歸者。上念其脫萬死自歸。

可憫優以官祿復其家爲著令自棄大寧與虜而興
和廢開平失援至 宣德三年遂徙衛獨石蹙國益
三百里云 正統初 天子幼冲 太后倚輔臣經
大政 朝廷清明都御史羅亨信巡邊遇虜都督蔣
貴用都指揮安敬議留不進亨信直馳抵其營責之
曰汝受國恩厚今臨陣退縮安用汝握重兵爲乎且
汝獨畏死耳死三尺法孰與死敵貴等色動而以芻
藿不繼爲解亨信卽露章劾貴老師玩寇敬怯懦不
忠乞誅以振法于是 命兵部尚書王驥馳至甘肅

閩邊備濶甚莊浪永昌山丹諸路守兵少烽堠不飾
軍無律而命亂慨然歎曰邊防如此而欲虜無侵軼
難矣翼日大集衆轅門問曰先年大軍遇虜于魚海
先退者爲誰衆咸叩首曰都指揮安敬命引出斬以
徇曰自今遇敵畏縮前却者視此一年股慄因謹斥
堠整部伍申訓練利器械軍容肅然會虜酋寇莊浪
遣都指揮衛榮擊敗之選甘州卒五萬雷屯而定爲
更代番上法省輸運已乃還明年虜復入驥復出行
邊遣都督貴將選卒二千行戒之日兵精氣銳遇賊

不能勦無爲復相見矣貴父十感奮往則遣叅將安
帥兵由東涼逾白鴉孤口抵鐵門關爲之援遇虜于
石城兒泉戰疾力破之而驥與太監魯安都督任禮
親帥馬步出鎮夷與貴期狼心山襲虜巢夾擊大破
之酋以走死時侍郎柴車總陝西嚴都指揮能以其
人冒功車奏罷所陞官能訴之上上復許車持
不可曰詐冒如能者非一臣方有按嚴以肅法今宥
能如餘人何詔鐫能秩而賜車金綺從二品祿
時叅將石亨請科大同民三丁取一以戍邊勅軍

餘盡撥屯種量畝起科都御史亨信言虜方驕悍邊地蠲薄民疲困復驅使實伍勒令起科是絕其衣食之路而迫使逃亡也揆今事勢宣布恩信以結人心人心得則邊圍固矣事得寢其後王振擅權而雲南麓川夷思任發叛頗擾邊緬甸蠻自詭必得其要領請致師闡振欲威遠夷于是命定西伯蔣貴總兵太監吉祥監軍兵部尚書王驥督大師討之而閩浙盜起蓋大師三動連兵十年士傷死無算僅以破克而中國益耗病振顧益驕都御史亨信言虜也先驕

屢生事爲釁端此其發不遠宜預于直北要害增城
堡爲備不聽已也先寇大同振主親征因遂有土木
之變嗚呼闔之無良乃禍抵此哉當是時天下幾搖
賴廟謨而定時邊城覆陷而大臣有奏請畱邊將
守都城者諸邊孤危虜警旦夕至民大駭相訐棄城
走都御史羅亨信督宣府手劒坐城門令曰敢出城
者手刃之而督將士爲死守衆始定會兵科給事中
葉盛言今之事邊關爲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六師
何以陷土木柴荆白羊不破虜騎何以薄都城故邊

開不固卽京師完亦僅僅九門完耳如陵寢何
如郊廟社稷壇壝何如田野生民荼毒何宜急遣
居庸宣府兵還鎮奏可而邊人大安當是時侍講劉
定之疏十事畧言昨紫荆居庸等關旣不能禦虜之
入又不能遏虜之出雖名關塞實則坦途蓋士伍卑
敝亭障缺敗蹊隧縱橫而然非朝夕之積也宜增兵
慎防繕亭塞障蹊隧如古者畫境分守之制因其陸
地縱橫掘塹爲地綱因其水泉隨處停瀦爲水櫃或
多樹榆柳以制奔突或多招土軍以助官軍往降胡

多畱居京甸、授官給俸、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故昨或
衝關塞、奔歸故里、或乘機便肆爲寇掠、今宜乘大兵
方集、遷徙其衆、遠居南土、禁其種落、毋爲婚姻、變其
衣服、被以華俗、或○以○爲○兵○使○與○吾○中○國○之○兵○部○伍○相○
雜、或○以○爲○民○使○與○吾○中○國○之○民○里○甲○相○錯、庶可省俸
給而無後憂、當是時、兵部尚書于謙以忠力爲天
子所倚信、柄國昌平侯楊洪奏請遣御史通出鴈門、
護輿通意不欲行、疏言謙洪本建此畫、獨委難于臣、
乞令與臣俱謙卽疏言今國家多事、非臣子辭難

之○日○臣○謙○請○山○西○事○固○當○往○請○得○行○上○不○許○命○
通○謙○奏○城○昌○平○以○衛○山○陵○城○臨○清○以○襟○喉○漕○河○而○獨○
石○馬○營○等○入○城○殘○未○復○衆○議○欲○棄○之○謙○持○不○可○曰○獨○
石○棄○則○宜○府○懷○來○不○可○守○宜○府○懷○來○不○可○守○則○京○
師○孤○矣○命○都○督○孫○安○往○鎮○遷○給○事○中○葉○盛○以○叅○政○贊○
軍○于○是○安○宿○師○龍○門○關○且○戰○且○守○而○盛○列○上○利○害○可○
興○革○者○八○條○次○第○行○乃○設○暖○舖○便○行○旅○均○蔬○圃○給○將○
士○贍○死○扶○傷○興○學○練○士○請○官○給○買○牛○種○摘○戍○卒○不○任○
戰○者○驅○之○耕○課○歲○收○子○粒○以○佐○軍○興○盛○在○獨○石○五○年○

遣人賴之時大寧地既以委三衛夷諸夷裂險阻闕

門庭時殘我吏民而要官賞自若喜峰密雲白羊諸

屯僅縮縮自保在宣府譬左臂瘡而勢孤在盧龍譬

後背僂僕而前難任在遼海爲扼吭于八陵爲左腹

迫切憂土木之變三衛夷寔鄉導以行及也先弑其

主脫脫不花而自立遣使貢少保謙言也先惡不可

悔其名朝貢或以懈我不可紐也獨議遣大同爲京

北巨鎮爲山西鴈門創馬等關一帶藩離而遼東宣

府延安寧夏甘肅並稱要害一處稍挫互相搖動不

可不備。近都御史鄒來學議自永平山海至猪圈頭
几千三百餘里新營堡三十四墩塞百一十七營委
指揮一員管束每二三營或四五營選把總一員提
督之諸營堡內簡其精銳分四屯駐操無事時不守
關獨專訓練有警照平日所分信地策應而輕健耐
走知地里便藏伏者聚一營爲緩急使諸關重置關
馬石牆布渠落使峻陡狹隘旁積木石而分將校鎮
防之墩臺連絡烽火相望寇小至營各駐操毋動獨
本所定策應營赴之寇大至始通調赴敵所至左右

營、倚、前、角、後、爲、截、勦、計、如、此、則、我、兵、乘、險、伺、便、物、力、
不、屈、彼、衆、雖、暴、譬、蛇、豕、投、穿、中、亦、安、所、得、肆、哉、其、密、
雲、東、自、河、口、至、墓、田、峪、路、徑、八、百、餘、里、關、七、十、里、墩、
塞、百、五、十、六、營、堡、入、其、沿、邊、平、漫、地、皆、修、削、偏、陂、其、
關、口、倍、薄、增、卑、深、壕、塹、守、焉、其、分、地、內、官、博、御、史、斌、
鎮、守、古、北、口、古、北、口、遯、東、都、指、揮、玖、王、之、古、北、口、遯、
西、都、指、揮、興、王、之、其、潮、河、川、龍、王、峪、五、寨、地、平、漫、難、
隄、防、平、居、畫、地、而、守、然、且、不、給、卽、有、警、何、措、今、照、石、
匣、驛、于、東、西、地、里、適、均、饒、水、草、可、屯、營、處、建、駐、操、營、

其中取海運官軍及近京衛備京操官軍摘屯駝關操便諸籌邊固圉之畫井井中要會故邊鄙不登民忘大創焉而都御史李秉督邊儲賦牛種給貧者督之耕塞屯日起邊儲充足會瓦刺入貢秉疏言迤北使臣三千人馬駝畜四萬餘匹入貢外令存養宣府支草料臣按宣府草不過二十萬束料不過二萬石給我士馬然且不足其何以供虜往永樂宣德時虜使進馬官驗不堪者令退牧虜地毋入境住劄得窺伺正統間許牧大同故虜得調知地險數犯

邊今虜畜多恐其計不止爲國費蓋慎防如此已瓦
刺以前所掠男婦詣邊請易米朝報許大口一石小
口五斗事下秉口與之粟石軍吏以違制爭秉曰
何忍使吾赤子爲夷人俘耶專之而得罪不敢辭也
事聞上賞歎已劾總兵紀廣旨下言邊國孔
亟母以徵文擇大將下御史覈報召秉還言官
交章言以邊將故還總督後無以明威秉得畱河套
者黃河北折入虜中已復南所謂千里而一曲者也
周漢朔方秦所取匈奴河南地夏赫連勃勃之統萬

城唐張仁愿所謂築三受降城者也宋趙元昊據寧夏因以爲國固套三而阻河土沃既畜產可耕種南切近榆林東至山西偏頭關西抵平夏幾二千里南至邊北至河遠者八九百里近二三百里國初卽受降故地營東勝跨河北以衛套中我人登東勝城一憑望則平沙漠漠無林阻見百十里而遙虜匹馬一人不能隱望城輒哭慟引去而套爲內地虜居沙漠河限之伺冰凍乃入冰欲解輒去而邊人惟獨防秋冬春夏得以其餘力因套中修城虜往來盜邊或

窺遼東或犯宜大或走寧夏莊浪甘肅伺間入非久
輒去而延慶爲內地迨東勝內徙棄故險不守而虜
始渡河景泰初虜始犯延慶猶不敢深入天順
間河羅出始驪知河套地肥美時出入圍臘尚不敢
久居成化初毛里孩實始劫中國人爲作使囚入
套遂駐牧其中大同總兵楊信疏請勅閣學士李賢
主其議下兵部會官議搜套務盡絕其本根且言秋
方熟虜必入掠鄜延環慶間宜擇將帥統步騎大舉
疾入庶得盪平部請召信還受成筭會毛里孩侵

大同陽求貢而罷于是自孤山至花馬池千五百里
自花馬池至高橋不下五百餘里退無所據進不可
入分兵而備則勢分載糧而行則不繼遂棄寧夏險
莫之守守南河矣又明年給事中程萬里言兵志有
言先發制于人毛里孩以土達喇聚日夜伺欲犯邊
臣伏計河套距邊僅二三百里彼客我主以客就主
以主制客此可敗者一虜自恃衆強併吞諸部志滿
氣盈馳驅不息士馬愆頓此可敗者二比聞散逐草
木兵力四分此可敗者三誠選京師宜大勁兵數

萬人擇驍將統之嚴賞罰先謀知所在出不意徑潛
擄其巢破之必矣昔李靖以騎兵三千破突厥其事
也今及虜未發宜早圖而欲守則飭兵毋徒以文移
故誤邊下庭議命吏部侍郎葉盛往視議方畧上
盛還言套地沙深水淺難以駐牧春遲霜早不可田
耕故搜河套復東勝皆事勢所難惟增兵守險爲長
便宜令守臣剗削邊牆增築城堡收新軍實邊而
選士兵助之事復寢成化二年延綏紀功兵部郎
中楊琚言延綏慶陽二境東接偏頭關西至寧夏花

馬池相去二千餘里營堡旣踈額兵亦寡套虜侵軼罕有寧日訪有百戶朱長者年七十餘自幼行游河套熟其地勢謂臣言套內地廣腴有塩池海子之饒葭州民多種食其孺地正統間寧夏副總兵黃鑑奏欲于偏頭東勝河西岸起一顆樹至榆溝紅塩池至寧夏黑山觜等處立城堡十三墩臺七十三東西七百餘里雖隔一河而氣勢直與偏頭寧夏接爲扼虜而衝其腹心時議者以地平漫難據已之誠將延緩一路營堡移置直道中雖不免暫勞實永世之利

也。詔會官議延安知府王鑑言神木府谷等縣堡安邊定邊等營寨相去闊踈撫按分巡官罕至者士卒爲官旗侵漁虐使至衣食不給戰馬不飼器械不修虜猝至誰禦乞行撫按分巡官時巡戢之。詔兵部尚書王復行飭邊疏言臣奉命東自黃河府谷堡西止定邊營抵寧夏花馬池東西縈紆行二千餘里平漫多沙無有險險止藉墩臺城堡爲守備舊城堡二十五處地錯互不均遠或百餘里近或五六里兵馬屯操反居其內人民耕牧顧在其外遇虜警傳

報倉卒卽調兵無及虛聲應援而已其西南抵慶陽等處遠至五六百里烽火不接其邊北一帶墩臺稀濶難以瞭望臣與鎮巡總督等官會計府谷等十九堡俱極邊要地必增築移置庶幾可守及今聲息稍寧先撥軍餘採木俟春暖併工府谷堡移芭州舊城東村堡移高漢嶺響水堡移黑山河土門堡移十頃坪大兔觴堡移響鈴塔白落城堡移魏營兒塞門堡移務柳莊不惟東西相直道里徑捷而各依水草以便駐屯其高家堡至雙山安邊定邊等營相去懸隔

者合于該交界地柳樹澗瓦剌梁等處各添哨堡于
附近營摘官軍哨守其起安邊營接慶陽起定邊營
接環縣隨形勢爲墩臺共三十四座溝牆高深足以
防阻城堡寬大足積芻粟容容兵臺墩棚密聲勢聯
絡而緩急足策應也詔允行當是時國初健將
十馬院肅虜入套盤結居內我憲垣覆在其外議者
爭修營堡墩臺爲內防計矣五年陝西總督項忠等
奏固原地方延袤千里水草豐茂畜牧藩多內爲土
達巢穴外爲北虜出沒守城惟一千戶所軍少勢孤

是以滿四陸梁捍禦無策州北有西安廢城相距三百餘里虜每由此長驅空于此添設一衛一所以振其要衝事下兵部議如其言設固原衛八年都御史余子俊撫延綏行邊相度形勢往往徒步盡數十里咸得其要領乃畫便宜上曰陝西三邊曰延慶曰寧夏曰甘肅三邊中延慶爲內地往年虜寇或在遼東宣府大同或在寧夏莊浪甘肅去來不常爲患不久景泰初始寇延慶猶不敢深入天順間阿羅出進入河套不時出沒尚不敢迫近居民成化初

手里孩率衆入寇威劫中國人爲嚮導久留河套故
今日宇羅合札加思蘭相繼爲患臣等惟延綏地方
自正統初創築榆林城堡外築瞭望墩臺內植軍
民種田界石後以守土軍官私役官軍招引逃民于
界石外墾田因而召寇七年内總兵巡撫官議乃依
界石山勢隨其曲折剗削如城川口左右俱築大墩
調軍防守以爲一勞永逸之計乞勅所司申戒總
兵巡撫等嚴加禁約不許軍民于界石外種田召寇
仍乞量起山西民一萬陝西民二萬墾延綏官

文兩布政司各選委堂上官每年三月八月各一興
工修築邊牆此誠不戰而屈人兵之計也詔允行
于是東起清水之紫城西至寧夏花馬池築邊牆延
袤二千里每二三里爲敵臺墩砦相連比不絕中空
處築短牆橫一斜二如新月狀得自蔽及依高山折
崖隨地畫便剗削累築挑塹延引爲邊牆凡爲堡十
二崖砦八百餘墩九十餘再閱月而訖工先是正
統中都督王禎實始城榆林未設衛至是子俊益廣
其城增三十六營堡置榆林鎮屯重兵請盡墮陝人

有伍籍詭落者若罪謫南戍子孫不能南風土者徒
實之擇其才子弟爲建學立官師教之俗不習藝圃
多棄地則教以樹藝自是蔬果與內地等開界石外
地興屯田歲得糧數萬石事皆創始而經畫煥然自
是榆林壯實爲雄鎮時撫寧夏都御史徐廷璋亦修
築寧夏邊而馬文升時巡撫陝西人頌稱關中三巡
撫云二十一年總督宣大軍余子俊奏去歲受命
行邊卽以曩在延綏修邊牆事宜奏聞蒙賜允
行歲歉而止今會大同山西宣府一帶邊關內外文

武守臣隨方經畧躬率士馬遍歷邊關登高履險凡四十餘日度地定基東自四海冶起西至黃河止長一千三百二十里二百三十二步舊有墩一百七十七座內該增築四百四十座大約今年八月始事明年四月可告成工視延綏修邊之費雖日有加實一勞永逸之功也 上然之卽 勅所司預備器物是奏也子俊欲以築墩責成于邊臣而以閱實赴任于科道計功筭數行之惟艱且自欲還京而以重役付人益不近人情之甚者于是戶科劉昂等劾子俊取民

無度用財無節 國家賦有定制今則創爲預徵邊
有常供今則索于額外借漕運而京儲因以不克急
於運而京民爲之擾動報虜警而勢多虛張修邊防
而財多妄費徒勞人力未見完功惟務更張無益于
事雖伎欺之情未露而妄費之責難逃乞逮至京明
正其罪以爲大臣妄費邊儲之戒御史朱欽等奏余
子俊往在陝西繕修城堡䟽開河湟虛張聲績邀獲
時譽遂家拔自踈遠置諸六郡增其職任委以邊寄
昧于審時急于功利乃從凋蔽之餘輒興城堡之築

事不酌其可否功惟幸其必成遂致邊備空虛羣情
嗟怨臣等切惟邊防之險不在地利而在人心朝
廷之憂不在四夷而在百姓今疲中國以寧邊境重
手足而輕腹心非惟不能保邊而適足以擾邊非特
不能安民而適足以困民此而不懲何以警後疏入
上命該部詳議以聞既而又命工部侍郎杜謙
等勘報還奏以爲子俊在邊未及二年費用官銀一
百五十萬餘兩糧料二百三十萬石雖因供給軍馬
修築墩臺置造兵器皆出公用然亦勞民傷財不爲

無罪復下兵戶工三部會議覈奏遂革太子太保令
致仕去聞之視師延綏者其遺民故老咸日鎮城舊
在綏德余公遷出榆林軍民役死不下萬計窮簷荒
廢千里丘墟孤兒寡婦衰癯扶杖日哭于軍門而浮
沙築壘終難就緒向使其携鎮河湟逼逐套虜興此
大役猶可言也顧僅僅止此至今榆林孤城懸于荒
漠勞師戍守歲費萬千綏德藩離竟失鎖鑰虜騎長
驅直闖內地其貽謀蓋不審矣由此觀之則宜大之
役臺諫交章非無日也弘治中朝廷清明中外

大臣皆協心體國爲經遠計而馬文升劉大夏相繼爲本兵時都御史許進督大同數條邊事上文升知進材輒覆允戎務修飭虜酋小王子俾進名數貢馬爲好進善撫之故河曲無虜患而內地稍寧然東勝終已不復無何三公謝事繼之者非人法久復玩邊牆日頽薄不治而虜酋乚加斯蘭每歲八月自河西入套中圍獵春河開出剽宣大以爲常而承平益久兵益脆不任戰十二年南京兵部尚書倪岳上安邊五事曰近歲虜酋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忽乚加思蘭

大爲邊患蓋緣河套之中水草甘肥易于屯剝腹裏之地道路曠遠難于守禦是以轄于榆林者若孤山安塞安邊定邊諸路轄于寧夏者若花馬池興武高橋萌城諸路皆其入寇之所迤東則延安綏德鄜州諸路迤西則環慶平涼固原諸路皆其騷掠之處擁衆長驅遠者逾千里近者不下數十百里沿邊諸將武嬰城自守或擁兵自衛輕佻者挫衄怯懦者退避旣不能折其前鋒又不能邀其歸路虜遂源源而來洋洋而去進獲重刊退無後憂取于我者衣食自恣

屢起盜心處于彼者窟穴旣安遂無去志虜勢不輯
邊患不寧上厯廟慮遣將徂征柰何四年三舉一
無寸功或高臥而歸或安行以返乃析圭儋爵優游
朝行輦帛輿金克初私室且其軍旅一動輒報捷音
賜予濫施官爵輕授殺傷我士卒悉泯帝聞授拾彼
器械虛張勝勢甚至濫殺被虜平民妄稱逆虜首級
未嘗致其敗北輒以奔遁爲言未嘗有所斬獲輒以
鈎搭爲解考其功藉所載賞格所加者非私家之子
弟卽權門之所養而骨委戰塵血膏野草者非什伍

之卒卽轉餉之民天怒人怨禍機日深非細故也况
夫京管之兵素爲冗怯臨陣退縮反隳邊兵之功望
敵奔潰久爲虜人所侮此宜留鎮京師以壯根本
顧乃輕于出禦以喪天威且延緩邊也去京師遠
宜府大同亦邊也去京師近彼有門庭之喻此無
陞楮之嚴可乎頃兵部建議遂于宜府出兵五千大
同出兵一萬併力以援延綏而不計其相去旣遠往
還不逮人心厭于轉移馬力罷于奔軼况聲東擊西
虜人奸態倚虛批吭其家與策精銳旣盡而西老弱

乃留于北萬一北或有警彼未可離首尾受敵遠近
半困謂爲得計乎臣又聞軍旅之用糧食爲先今延
綏之地兵馬屯聚芻粟之費日賴資給乃以山西河
南之民任飛芻輓粟之役仰開而西徒步千里夫運
而妻供父輓而子荷道路愁怨井落空虛幸而至也
束芻百錢斗米倍直不幸遇賊身已虜矣他尚何計
輸將不足則有輕齎輕齎不足又有頂徵嗚呼水旱
不可先知豐歉未能逆卜如之何其可預徵也至甚
不得已則令民輸芻粟以補官然媚權貴私親故者

或出空牒而授之。而倉庾無升合之入。又令民輸芻粟而給鹽。然恃豪右專請託者。率占虛名而鬻之。而商賈費倍徙之利。官級日監。鹽法日沮。而邊儲不克如故也。又朝廷出帑藏以給邊者。歲爲銀數十萬。山西河南之民。輸輕齎于邊者。歲亦不下數十萬。銀日積而多。則銀益賤。粟日散而少。則粟亦貴。而不知者。遂于養兵之中。遇其養飢之智。或以茶鹽或以銀布。名爲准折糧價。實則侵冠軍儲。故朝廷有糜廩之虞。士卒無飽食之日。至于兵馬所經。例須應付不

若之時一日之數人米一升馬草一束追逐所過一日之間或一二堡或三四城豈能俱給哉而與守者陰懷竊取之計巧爲影射之謀凡其經歷之方悉開支給之數背公營私罔上病下莫此爲甚由是觀之賊勢張而無弭賊之道兵力弊而無養兵之實徒委西顧之憂于陛下果誰分憂盡心効力乎採之建白察之論議則又往往紛紛據指掌之圖肆胸臆之見者率謂復受降之故險守東勝之舊城則東西之聲援可通彼此之犄角易制是非不善也第二城之

廢棄既久。地形之險易未知。况欲復城河北。以爲之
守。必須屯兵塞外。以爲之助。出孤遠之軍。涉荒漠之
地。輜重爲累。饋餉爲艱。彼或佯爲遁逃。潛肆邀伏。或
抄掠于前。躡襲于後。曠日持久。露行野宿。人心驚駭。
軍食乏絕。進不得城。退不得歸。一敗塗地。聲威大損。
其有懷敵愾之心。馳伊吾之志者。率謂統十萬之衆。
累半月之糧。奮揚威武。掃盪腥膻。使河套一空。邊陲
永靖。是亦非不善也。然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孫吳之
法。以逸待勞。今欲鼓勇前行。窮搜遠擊。乘危履險。徼

倖萬一運糧遠隨則重不及事提兵深入則孤不可
援。况其間地方十里綿亘無際。旣無城郭之居。亦無
委積之守。彼或往來遷徙。罷我馳驅。或掩襲衝突。撓
我困憊。虜酋安望于成擒。中國復至于大制失坐。勝
之機蹈覆沒之微。必矣。至有欲圖大舉以建奇功者。
謂必剪建州之衆。除朵顏之徒。乘勝而西。遂平河套。
夫。祖宗之于建州。朵顏。諸衛。不過羈縻保塞以固
吾圉。今若是將使戎狄生心。藩籬頓壞。遺孽難盡。邊
釁益多。是果何知。誠爲無策甚者。至謂昔以東勝不

可守既已棄東勝今之延綏不易守不若棄延綏則
兵民可以息肩關陝得以安枕夫一民尺土皆受之
于天子宗祖不可忽也向失東勝故今日之害萃
于延綏而關陝騷動今棄延綏則他日之害鍾于關
陝而六師震驚賊逾近而莫支禍逾大而難拯其爲
寡謀不問可知嗚呼一倡百和牢不可移甲是乙非
卒莫能定成功既鮮高談奚取焉以臣論之不若卽
古人已用而有成及今日可行而未盡者舉而措之
其爲力也少其致功也多曰重將權以一統制而責

成功日增城堡廣斥埃以保衆而疑賊日募民壯去
客兵以弭患而省費日明賞罰嚴間諜以立兵紀而
覘賊情日實田屯復漕運以足兵食而紓民力十三
年順天巡撫洪鍾以朶顏勢日猖獗武備積弛建議
增築邊牆自山海關界領口西北至塞雲古北口黃
花鎮直抵居庸延亘千餘里復繕城堡二百七十悉
城沿邊諸縣緩急有賴十五年固原州開設總制府
成化以前套虜尚未熾平涼固原猶爲內地得以休
息自火篩入寇之後遂爲虜衝于是始改立治而以

周靜甘蘭四衛隸之設總制叅將遊擊等官遂成巨
鎮八月總制三邊尚書秦紘奏修豫望石峽口雙峯
臺三城金佛峽海子口等處七堡從之甃石爲垣裹
鐵爲門及築下馬房邊城三百餘里先是寧夏巡撫
王珣請發陝西軍民五萬于花馬池增修營堡調腹
裏一衛官軍防守別命御史一人巡視都御史史
琳亦請于肅州增設一衛發慶陽等衛官軍及新募
之兵萬人使常駐其地戶部員外徐鏞時督糧寧夏
亦請于花馬池興武營之中設一營移兵住守仍增

設兵備副使一員或移環慶兵備任鎮之事皆下總制尚書秦紘勘報至是紘奏前地止可修堡以便駐劄增墩以備瞭望調兵設官皆不可且令于花馬池之西墾田萬頃募人屯種以漸斂之每頃可得粟五石使之且耕且守依堅城以爲家將使食足而兵強矣兵部請如紘議從之七年火篩寇固原入花馬池詔都御史楊一清總制三邊乃上言臣聞防邊之要計莫危于戰莫安于守陝西各邊延綏城堡據險寧夏甘肅河山阻隔賊雖侵犯爲患猶淺惟花馬池至

靈州一帶地里漫衍城堡稀疎兵力卑弱一或失守虜衆折牆而入犯我環慶寇我固原深入我平鳳臨鞏其間土漢雜處儻兵連禍結內變因之根本動搖誠非細故此所謂膏肓之疾腹心之害也 成化中

徐廷璋余子俊等修築邊牆虜不爲患邇自花馬池折牆而入戕破內地始我邊牆爲不足畏寧夏鎮巡屢乞築濬提督史琳又乞于花馬池韋州設立營衛總制秦紘僅添修四五小堡虜復自花馬池清水營深入殘破曾不能少有禁禦臣始至鎮以坐談不

如親兄躬親閱視廣集衆思兼收羣策其急務約之
四端修濬牆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
靈夏以安內附整飭韋州以遏外侵當務之急莫先
于此夫受降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蔽張仁愿之所
以距突厥也○舍受降而東勝已失一面之險矣○又輟
東勝而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餘里之衝遂使套
中沃壤爲虜巢穴○深山大沙○勢顧在彼而寧夏外險○
反備南河○此陝西虜患所以相尋而莫之能解也○誠
復守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方

千里之地歸我耕牧得屯田數萬用省內運固其上
矣。卽不然及今將延綏寧夏一帶邊防設法整飭雖
非上計猶愈無策。醜虜聞之未敢輕犯而我得休養
生息以爲後圖則東勝又豈終不可復也哉。故臣竊
以城延綏至急也。自延綏定邊營迤東石澗池起至
寧夏橫城止共三百里沿途舊墩臺七十一座間多
填塞獨興武清水屯十剌紅山四堡切近邊牆易于
防護其餘城堡俱各絕遠聲勢隔越且垣低堡淺墩
臺稀疎節被道賊窺伺中無大兵阻遏賊衆填溝而

進開空邊牆一日可二三十處敵軍往往遇火
不接縱使徵召客兵而牆外平漫黃沙百草不生
際賊衆動稱數萬我軍無險可據難以遏其初至之
鋒長驅一日夜則已至固原矣爲今之計必于舊牆
內外幫築高厚牆外每里添築墩臺三座每座相去
百二十步傍堡于空濶要害有水草處增添小堡高
厚丈尺畧與邊牆等他所空闕仍添築墩臺挑濬壕
塹設治鈴析廣張旗幟令連絡相應分委守邊叅遊
協同守備各照所轄定舖分防護其定邊安邊營迤

西一帶責成巡撫都御史依所計度應築牆者築牆
應剗削者剗削一體修治務使邊防有備而腹裏無
虞萬全之謀也至若寧夏一鎮西有河山之險東無
溝塹之阻顧西設寧夏一衛東止新設花馬池守禦
千戶一所虜賊大舉必從東入不惟無險可恃抑且
兵力單寡宜添設衛所屯耕防守則勢不偏重而邊
牆可久兵皆土著而人情可安惟是靈州北臨廣套
西控大河誠寧夏之襟喉中原之門戶達賊出沒之
輦地也靈州不守則寧夏隔爲外境而環慶勢孤無

環變則無陝西矣。臣頃巡視城池壕塹，悉皆廢弛。夫以寧夏之地，土無有備之形，下有可畏之勢。失今不圖，將來內變不止，虜情常慮而已。洪武中有土達土民六百餘戶，部自歸設守禦所，綏輯給之田地草場，使得耕牧，經屬陝西都司。一遇有警，土達輒自備鞍馬報效，累有克獲。後奏革本所，遙隸寧夏。土民亦隸寧山衛經歷司。所司不知存恤，草場爲有力者豪奪，馬匹站死，不復追陪。人畜影耗，死徙居半。又于所屬路阻黃河，虜賊外侵，科差內擾，控訴無所，自非靈

州改設守禦所如故而土民聽本所吏目帶管欲撫
綏無繇其環慶兵備副使止轄慶陽事務簡甚况兼
理靈州鹽池距慶陽遠實難遥制乞將環慶兵備改
駐靈州緣軍理訟撫安土達兼理鹽課聽陝西寧夏
巡撫節制則軍民免十羊九牧之擾土民有趨利避
害之望又韋州地廣實虜要衝今城池坍塌守旣不
嚴戰乃無兵况密邇螺山慶府墳塋在焉先年恭
王墳爲虜掘發自非添設常備之兵貽患未已而慶
府中護衛若儀衛司旗校舍餘別無差用比之秦肅

二府千里僻邊勞逸懸殊今若擲于韋州操守保障
最爲長便且以慶府擁衛之人保其先人肢體之地
體國之忠奉先之孝大義兩繫自難他辭又考按圖
冊兼廣詢訪寧夏橫城北黃河東岸舊有邊牆俱棄
不守乃于河西別築墩臺由是套賊多寡遠近緩急
無自覺知又因黑山管被虜攻圍遂移平虜由是平
虜遂爲極邊要害居民往往不得耕牧殊不知撲捉
墩軍窺伺城堡乃虜寇常事顧吾所以待之何如耳
吾能往彼亦能往我退彼進自然之勢也今河東墩

臺既不可守使賊乘凍渡河則西岸墩堡獨不可盜
乞之乎虜窺黑山遂棄不守使賊近窺平虜亦將併
棄之乎然則河東邊牆墩臺誠宜幫築與河西烟火
相接而河西黑山營挑選精銳屯宿按伏爲平虜聲
援則封守慎固之道也但陝西財匱民勞修邊之役
人多異議然利害有輕重開繫有大小大事可成則
小費不足計遠效可圖則近怨不足恤自古之舉大
事者未有不一勞而後以永逸者也世之論邊者主
于戰以爲功臣亦非敢忘戰者方將蒐選三軍策勵

將士修車馬備器械儲糧餼明斥埃以待窮乏近塞
當督率諸將共行天罰雖成功在天所不敢必而臣
不敢避也乃今顧以邊圉爲言者受恩浚重自當爲
國遠圖今套中無賊腹裏有秋人民稍安正可有爲
之日欲及時經理毋貽後憂焉耳奏可而一清銳意
經綜凡糴餉費銀十餘萬兩起役費戶曹銀十六萬
及諸犒賞藥餌轉運木石皆精神所注計慮周悉會
孝宗崩時逆瑾專政以修邊爲過費繫治而功訖不
就嗣是北虜亦卜剌阿爾禿斯兩種與小王子相讐

殺因據西海屯朔方河西遼東保塞諸奚夷日漸携
貳並塞萬里所在將屯官益多力益分財益匱而中
國日益困邊臣建白利獨在修邊或云進幾里扞虜
或云退幾里固我我邊日退虜患日進四年虜入花
馬池塞殺總制尚書才寬十年入馬蘭谷塞殺叅將
陳乾浚入固原平涼嘉靖初虜入花馬池掠西安
鳳翔起少傅一清以兵書兼都御史督邊尋召還
內閣四年虜掠陝西塞六年虜入寧夏塞尚書王憲
督師都督杭雄總兵邱之斬虜三百七年虜掠寧夏

起尚書王瓊總督陝西邊瓊請於花馬池至定邊營
八十餘里修邊牆禦虜牆據要害且厚堅可乘於是
度虜所從入饒水草之地集將校擺邊虜近牆輒雜
用弩砲火器擊射之虜被傷去而兵尚書李承勛言
曩河曲所忠者獨土魯番耳今亦卜刺又浚入巢西
海與犄角爲寇故今陝西邊患延綏固原爲最急又
甘肅軍餉專仰河東宜及時糴粟貯蘭州爲河西備
至於莊浪實二虜出入所走集宜繕寨設屯以隔絕
二虜相通之路又兀良哈最近京師善撫之卽屬

美據形勝而營先年李承勛行巡遼見故興水縣地
肥美立三大營以耕而大路之寇遂絕見瀋陽地尤
美而虜時入掠妨農耕築牆包山立臺其顛以守望
瀋陽人今利賴之蓋營田之法視屯田尤便軍小試
小效大用大效宜大寧夏宜皆可行而至於積芻糧
實邊如國盛時蓋一時大臣遠慮經國如此其後
虜吉囊俺答二酋業與諸戎解讐締約頻爲中國患
而大同軍數叛至我總制大臣遁逃走虜中者數千
人虜擇其狡健者多與馬牛羊帳幙好遇之細者爲

僧道丐子出入調我邊西至并京東出山東並邊垣
散入諸語言衣服本華人入市壘無間至乃時時潛
入京畿爲內間探者猶相從問訊應唯唯已忽抽
刀躍起賊殺人人乃驚走而虜騎如雲四塞至矣民
無所得避其尤桀者高懷智李天章趙全之倫各擁
衆數萬前冠軍每入塞恣深入屠戮得意去終莫能
禁禦也蓋是時虜多從大同卒入大同與大同卒約
我無爾掠爾聽我南我歸日遺爾輜畜買路與結約
折箭爲誓去而深入陝西河東諸內地爲寇災雲中

上谷無寧歲其後柄國者益放濫邊文武臣月功掩
罪公於賄賂邊備大圯雖大臣總制邊功見之簡書
可稱述者不乏其人然適保疆圉能毋失敗而止他
莫能悉也十八年上牽承天命尚書鑾都御史
伯溫行邊出帑金五十萬大賁邊土伯溫念五堡在
大同北川原漫衍難守當築也前都御史文錦築而
事債由措置失宜後繼者閉目搖手不復爲五堡計
則愆愆過矣于是以紅寺驛堡適當諸堡中而規狹
小不稱開展之得多宿軍爲諸堡走集名弘賜堡以

紅寺西護堡村爲紅上布袋等溝通虜蹊間也於村
創堡爲鎮虜堡以沙河舊堡在河北陷于泥中而河
南好女村北距河險東與護村等堡相羅絡也築之
名鎮河堡以南原舊堡溝全崎隘難援也稍西南車
房地高阜肥厚創鎮邊堡以鎮城舊堡無水泉難守
稍東堡盡頭北四望豁敞有水泉可戰守爲鎮川堡
蓋展築者一創築者四堡相去各二十五里而五堡
中一山特起名平山憑高望則五堡在目覘賊多寡
去來方向瞭如也於上築會遠堡設公館其中召募

夫役聽自至、豐其糧、犒遠近、嚮應。於是壕塹墩臺、密布卽所募軍。願畱者三千人、遣叅將將之、使屯耕而蠲其租。而五堡以完。二十三年、兵侍郎翁萬達行督邊、發卒分地、乘鄆時邊備久圯、萬達既部遣已、尋遣健卒數百間行、察勤怠、以硃和油、實竹筒中、均給之。約曰：諸堡壁亾守者、第硃署其處、勿復問。明捕論而亭卒得所、署書各面、縛所効治。由是人震恐、無敢去障者。八月、虜大入、則徵諸將兵逆擊、令材官善射者夾道伏、虜挫頓引去。上賜璽書勞焉。於是萬

達察疾傷哭死士東自老營堡距滑石澗築邊牆二
萬丈民賴以安二十一年時議築大同邊垣樊繼祖
恐虜蹂躪不能築冀大有謂外邊不可築內邊難爲
築本兵言大同先年旣設外邊後設次邊以限華夷
尺寸皆金湯也今不修築恐隄虜竊據永無恢復之
日矣昔河套棄而陝右驚西河棄而甘州危大寧棄
而薊州逼三岔河棄而遼東悚乃修築兩邊亦一時
權宜但地大財匱果難爲力耳上命整兵慎守修
垣姑已之二十四年戴金又言紫荆密雲係國門之

藩屏而宜大偏關又紫荆密雲之捍衛蓋添設重關以限制夷虜若假以人力修補必成不可犯之險乞勅一重臣親往紫荆等處相度關隘亟爲修築其宣大偏關勅總兵趙卿總督翁萬達議處以聞

上從之命兵部侍郎路迎往四月兵部尚書唐龍言往年虜犯紫荆關失利而去其垂涎欲噬之心不日忘也宜勅各鎮修築關隘各州縣練習民兵以待之又宣府大同藩籬也居庸紫荆門戶也順天真保定等府州縣室室也藩籬密門戶固門戶固堂

至安故二鎮軍馬糧儲獨雄於他鎮可戰可守顧用
何如耳宜令總督翁萬達將調到遼東官軍分布
懷來地方按伏進則赴援三關退則協應宜府及嚴
督二鎮總兵分兵設伏使聲勢聯絡以遏賊衝有因
循退縮者悉竄之法報可後虜犯京師既退食都
御史王忬請於都城築外郭使附郭人得寧居廣置
林塋使野民得保聚無遺虜禽設總督薊遼保定以
供衛京邑與涿州昌平密雲爲四重鎮各置兵萬人
有急得相爲援奏可次第行如章而薊州置總督以

副都御史督大同、大同地極邊寒儉而獨於撫臣饒則哀募府諸羨入悉歸軍無所私而請大農金錢十餘萬賑之已以侍郎督薊遼虜犯古北喜峯冷口諸隘則部諸帥守馬蘭谷守石塘嶺守渤海守紫荆倒馬關而自以荷騎居中樞督調之與宣大督臣約諸地在宣大而險在內者移宣大兵爲內守地在薊保而險在外者移薊保兵爲外守以便宜爲國而好結朵顏諸屬夷甚恩令不爲虜使自是虜關人頗切當是時尚書博爲本兵總督所糾治邊將輒覆可邊將

關卽問所當代爲誰。遇關。孰補。故志行時。博言狂胡。匪茹分道。憑陵東犯。薊鎮則九道震驚。西犯偏關。則三晉騷動。今按各邊地勢。旣殊。戰守互異。薊昌保定三鎮有牆可恃。但乘高據險。匹馬不入。卽爲上策。宣大遼東山西四鎮無牆可守。難保不入。但堅壁清野。使虜無所獲。卽爲中策。薊昌合聽督臣修補邊垣。分兵戢守。宣府山南東路咫尺昌平。四海岔道八達嶺。皆賊徑。明山宜統重兵以衛。陵寢。馬門。寧武。偏頭。均山門。凡屬寧外。倚大同而偏頭。西連延綏。獨當

虜衝邊長八百餘里。兵不滿萬。故科臣議撤擺邊。止令居中相機戰守。保鎮紫荆。創馬龍泉。頗倚天險。蔽以宣大。必偵虜南窺洪蔚。然後乘衝拒守。大同小與虜鄰。先年總兵梁震。每伺虜入寇。輒令勁兵掘巢。虜畏之。今用此。可以禦虜遼東濱海。鄰夷中通一線之路。兵食咸仰本鎮地。腴收稔。惟墾荒。豐積足以稱雄矣。按虜患之熾至嘉靖間。極矣。虜大入。則大利。小入。則小利。蓋無歲不人也。始分布邊兵。日防秋。已則乘間抵瑕。四時迭至。蓋無時不入也。上淵居西內。

加意九邊。每風霾時。作輒行戒備。請兵請餉。敕司農司馬給之。惟恐後期。然諸臣籌邊則嚴。尤所謂無策耳。宜大總督江東之言曰。自庚戌以後。謀臣經畧無慮數家。有爲修邊之說者。宣府東自開平西至洗馬林。入回東自勃平西至子角山。山西自偏頭以至平刑。築垣乘塞。延袤三千里。虜潰墻直下。曾無結草之固。有爲築堡之說者。使人自爲戰家。自爲守。星羅碁布。遍滿川原。然虜一深入。望風瓦解。村落空則掠及小堡。小堡空則禍延中堡。中堡盡而大堡存者。僅

十之一二又有謂守無足恃倡爲血戰之說者惟以
戰勝爲功不以亡卒爲罪而不度彼已易於寧虜良
將勁卒始靡孑遺凡此之計已自見其困矣前遼總
督楊選之言曰本鎮軍士防守修工糧餉獨薄加以
撫夷之扣除倉廩之不繼是致逃亡提解老弱行乞
此主兵不振之倣也邊兵入衛將備防禦今陝西三
鎮其率之而來者羸馬殘械空拳裸體殆居其半此
邊兵不振之救也本鎮有新募募軍六枝各軍應募
不過利安家銀兩及行糧月糧而已今糧多欠缺安

家無銀司兵者每煦煦慰拊惟恐逃散何暇申法令以教演哉此募兵不振之敎也山陝入衛兵馬七月初已上關隘僅給以一升五合之行糧加以批糠沙土之揮和終歲勤悴不得一飽乃又有間支折色又或十餘日無支矣此行糧不敷之敎也近年議計撫夷之資該部所給止充三分之一夷欲不遂則戕害墩軍隱藏虜訊邊將爲所要脇乃至逼軍採柴科歛軍需以充其費此撫夷不撫之敎也凡調軍士必其衣食足器械備動有賞情有罰然後士藝可精今平

居缺補工役無歇懸鵠枵腹手持牧器比其迄事有
罰無賞此訓練不行之敎也陝西入衛之兵初以秋
調冬還後因狡虜襲虛遂議每秋畱延綏兵一枝再
防一年固原寧夏二枝再備冬春各兵在家日少行
路與戍守日多且賞賚漸薄盤費不充馬死不償負
戴更苦此久戍疲勞之敝也合二疏觀之籌邊無策
可以見其大略而債帥指克功罪混淆猶不與焉選
又條列邊事謂主兵多缺募兵多逃哨探不實馬匹
不壯皆因糧芻不充惜小費而悞大計部覆謂營伍

逃缺則食宜贏餘何廼更稱不足蓋至是而無策甚矣隆慶元年上諭吏兵二部蒔鎮邊墻因久雨傾圯雖已降旨修築未知工績何如又未知修築之外別有禦虜長策否其推才望大臣一人行邊會同督撫官閱視工程及講求便益凡邊臣所不能爲之事所不敢言之情其實以聞於是尚書楊博等言兵部侍郎遲鳳翔可上即命鳳翔賜勅以往四年諭兵部曰畿輔近邊地方武備廢弛已久近邊言者皆詳於內而畧於外豈萬全乎爾宜悉心詳

議所以捍外衛內具奏施行於是尚書霍冀等條爲
十事上之一更置守令謂近邊府州縣掌印官宜行
總督撫按公同甄別吏部仍慎選甲科老練之才充
之一修繕城堡謂沿邊地方州縣城垣屯堡宜速行
各該守臣增築多開濠塹一申明保甲謂郊畿近地
軍民雜處宜申明保甲之法有急共救有罪同罰一
闡練民兵謂各州縣設有民壯有司獨用以供迎送
之役全不教練宜行所在撫按加意教閱多方募集
編成什伍平時則量減徭役防秋則量給行糧有功

一體陞賞一修築墩臺近邊州縣多圯廢不修猝遇
虜警不使傳報耳酌量銜緩以時修築一製造火器
謂中國之長技全在火器宜選軍民有膽力者克爲
火器手不時教習一栽植樹株謂畿輔內地平衍
空闊虜騎得以長驅宜於各城堡外多栽樹木不惟
利民且可捍虜一預計防守謂城堡旣修宜命各
府州縣查照塚口數目編定號次挨戶出丁守之不
得徇情優免遇虜報戒嚴卽挑選壯丁如期策應一
嚴謹收斂謂虜若大舉則當下清野之令使各處保

甲馬上執旗召集鄉民悉遷入城堡怠玩者罪之一
責成兵備謂地方戰守之功無不歸之兵備而失事
之罪止坐總督鎮巡甚非法紀今宜爲戒使人知責
任不容他諉庶于邊務有裨 上以爲然 命各該
撫按督率兵備等官着實舉行更置有司務依期作
速具奏至六年俺荅通貢受約束邊境寧謐大學士
高拱言夷性如禽獸然順其欲則搖尾乞憐違其願
則狂顧反噬非可以禮樂馴法度約者也當 先帝
時虜遣使求貢不過貪賞賜開市之利耳而邊臣倉

卒不知爲謀當事之臣倖于主計斬使絕之使挑虜
虜自是大舉內犯直抵京畿三十餘年迄無寧日
使邊民肝腦塗地膏腴棄而不耕屯塩廢壞豈惟邊
事不支而帑儲竭于供億士馬罷于調遣中原亦且
微矣此往事失計之明驗也天祐國家胡雛委命
朝廷處置得宜虜遂感恩請貢凡九夷八蠻聞風慕
義孰不向化斯亦千古一時已然臣等所爲深謀遠
圖則不在是昔先帝嘗下詔修塞者屢矣然財
力俱傷迄無成效者非徒奉行不力之過也實以虜

援應接不暇尺寸未成而尋丈已壞矣今虜效順受
封九塞晏然出國家什一之慮以收胡馬之利招
中國携貳之人以散勾引之黨沉幾審畫次第舉行
卽虜或背成而我歲有歲功月有月效十年無事常
勝在我則和可戰可寓戰于守寓守于戰亦可此則
邊臣所當加意者也如昧制馭之權宜苟一時寧謐
遂爾偷安卒然有變何以禦之則其患又自今日始
矣請三歲遣近臣視塞以入事殿最邊吏積餉修
險練卒假甲督屯理鹽養馬招降皆以數課計治其

功罪績最者同斬虜廢壞者倣失機 上嘉納 萬

曆四年二月總兵戚繼光重修三屯營城成 國初

捐大寧藩封畀兀良哈爲屬夷俾輔畿郡未幾匪茹

厯我 宜廟出喜峯貢路征之而尚引虜爲梗故

初設鎮守桃林口已而移子谷 天順又移三屯營

去喜峯二舍卽忠義中衛三百戶屯地名三屯營在

遷安縣南百二十里左山海右居庸而綰轂其中以

要貢路示重舊城痺薄而隘南有境垣爲截殺營卽

移鎮府所支也間有關闕獨無城守且屯戍非土著

兩防罷空營以行雖名重鎮虛亦甚矣遵化縣去之
五十里忠義三衛一所附之而此惟三百戶勢輕不
足倚角鎮守麾下移兵餉顧抱檄印于衛非所以尊
統馭急禦侮也嘉靖來虜震京國隆慶之元人
薊東垂而鎮益重乃以繼光總理之邊垣孔亟經營
六年次第就緒內地安堵二營闌闌日壯恐益誨盜
爲虜資常鳩鎮之衆訓練于此弗足以容戍者病之
矣乃謀闢城于制撫兩臺會上卽位詔增飭邊
城因得請適汪少司馬閱師條便宜制令移忠義中

衛于三屯城內掌印佐貳巡捕指揮及千戶經歷各
一佩印赴之旗軍春秋踐更而有警悉至遂置衛增
營及繕建公署舊城益隘明年秋規外地而善其地
三年撤南垣而坏南營以圍之凡五百五十七丈高
二丈五尺加五尺爲雄堞而廣半于高址廣四丈有
餘門二南曰景忠東曰賓日西曰鞏京其譙甚麗而
闕次之徂署外完秋甃其裏上下有陴以爲之防次
年春二月乃繕舊城凡六百一十六丈表裏高厚悉
如樓臺下旁各分使門周城水洞有二敵臺有九環

以牛馬墻列孔以備睥睨東闢塲以積芟菁從衡五十丈統而諭之國家驅逐胡元混一寰宇東至遼海西盡酒泉延袤萬里中間漁陽谷雲中朔代以致上郡北地靈武皋蘭河西山川連給列鎮屯兵帶甲六十萬據大險以制諸侯全盛極矣初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繼設寧夏甘肅薊州三鎮專命文武大臣鎮守提督之又以山西鎮巡統馭偏頭三關陝西鎮巡統馭固原亦稱二鎮遂爲九邊弘治間設總制于固原聯屬陝西諸鎮嘉靖間設總督于

偏頭聯屬山西諸鎮。又設總督于薊州。聯屬遼東鎮。成益嚴密焉。然自大寧未棄。遼東宣府大同勢相聯。屬自偏頭開逾河跨西北。大虜之警守。在東勝河套之南。又有榆林寔相犄角。後棄大寧。移置都司于保定。而宣府遼東勢始分矣。正統以來。有司又失守東勝。大虜乃得逾河而偏頭關迤西。遂有河套之虞。因循既失。有司又不肯以時巡套。東勝之鎮併近內地。形勢愈弱。于是所賴以衛京師防邊虜者。不過遼東宣府大同榆林四鎮而已。夫四鎮所領各堡亦

有精壯。苟足其糧餉。守備等官。勤加巡哨。爲之牽連。援救自足。以守各地方。督率耕牧。從古脩邊之道也。今則撫臣假調撥。以自固。將帥假按伏。以爲奸攻。守無策。而偷墮相襲。文法太密。而巧避益多。斤埃不立。而勇敢未倡。功賞不明。而激勸每爽。地方屢失糧餉。屢乏實此之故耳。至下邳者。遼陽覆沒。廣陵失守。則遼東沃野千里。淪于奴酋。而山海與虜僅隔一間。疆圉日蹙。畿甸卑迫。內勢岌岌。有不知所終之懼。防禦之計。果何道出。萬全哉。昔人有言曰。今夫輿地河北。

重開隴河南重襄鄧又太行爲華夷之界陁嶺通中國之門所謂形勢也體也而鄆食其謀撓楚則日塞城皋距飛狐趙涉割制七國則日走藍田出武關亦謂形勢也用也是故險危莫重于西北而都邑所在則尤重經理莫急于邊塞而都邑所蔽則尤急周人之爲謀也伐太原城朔方後嗣急之其禍至于攻驪山覆宗周漢人之爲謀也治新秦中寔塞下後嗣忽之其禍至于主上下殿魚羊食人唐人之爲謀也斥磧北置都護後嗣忽之其禍至于掠都邑焚宮闕宋

人之爲謀也復燕雲城靈武後嗣忽之其禍至于輪
歲幣割三鎮而南渡而亡然則大原朔方周之形勢
也秦中塞下漢之形勢也積北都護唐之形勢也燕
雲靈武宋之形勢也乃都邑不同境土有異審之以
因形制變則豈非勢之大同也哉始謀之強者勝嗣
忽之弱者削必然之理也我朝之都燕也風氣之
稟士馬之強不避周漢然藩籬視關中爲稍孤其視
東漢宅雒已失全勢宋人捐燕雲無限胡之防固遠
過之矣故自其常論之則京畿爲最急宣大次之遼

東次之陝西又次之去京有遠近也京師爲最急

則大寧之內從三衛之盤據不可不講也宜大次之

則獨石之孤懸豐勝之淪沒不可不講也講大寧則

宜薊無阻隔而遼東之右臂伸講豐勝則山陝有交

應而甘肅之左臂伸此立國之宏規保安之上畫也

而永樂宜德之間但知兀良哈之誠款開平之

艱遠豐勝之丁口不立甘心棄土畧不顧惜得非往

事之恨乎自其變論之則大寧不可復而京後之畫

垣宜設宜遠不可合而花當朵顏之交構宜防開平

東勝已淪異域而宣大之士馬不可一日忘戰而
成化弘治之間但知火篩之通貢山海之征商宣
大之鑿塹築敵臺京後之防一不措之籌策又非往
事之恨乎夫始也藉開創之威東斥太寧西闢豐勝
無難也繼也藉生養之富大垣京後盛兵宣大無難
也時日因循不以爲意偷玩既久釁孽乃生虜犯大
原則增忻代澤潞之兵而乘寧鴈之塞虜犯洪蔚廣
昌則城宣府之塞而弛東北之防夫阻太原之寇在
力戰于大同偏頭之間恤洪蔚之擾當不忘乎潮河

川○黃○花○鎮○之○備○增○忻○代○澤○潞○之○兵○則○度○支○急○弛○東○北○
之○防○則○幾○轉○震○近○年○之○經○營○得○微○亦○有○過○乎○嗟○夫○白○
刃○在○前○不○顧○流○矢○虜○旣○入○宜○大○矣○垣○宜○大○可○也○明○哲○
所○蜀○防○患○未○然○因○垣○宜○大○而○併○垣○京○後○亦○可○也○積○薪○
必○燃○防○川○必○決○以○宜○大○爲○餌○而○先○垣○京○後○亦○可○也○悉○
力○宜○大○置○京○後○不○講○則○所○謂○輕○重○緩○急○之○間○多○筭○多○
矣○至○奴○酋○犯○順○遼○東○失○守○今○且○扼○三○岔○河○阻○山○海○關○
而○守○議○者○爲○河○寬○不○七○十○步○盈○盈○一○水○一○葦○可○度○全○
不○見○有○驚○濤○怒○浪○之○足○恃○且○守○河○之○卒○不○滿○二○萬○沿○

河一百六十里。築城則不能列柵。則無用。而地之宜
修守最衝淺之處。如黃泥窪。張又站者。皆虜地也。卽
欲修守。豈可得哉。至若山海形勝。則所居者一掬之
城。周圍雉堞相望者也。乃南北邊牆倚牆而築者。延
亘二十餘里。其南則海沆漭連城。極天無際。奴舍騎
登舟掛席乘風。瞬息直達。卽以千百船。艤難而岸直
滄海之一粟。而所移千百之舟師。安在哉。城地爲角
山脈。從居庸古北喜峯迤邐千餘里。沿山關隘以障
朵顏諸夷。關城枕之。繚垣于山。是爲邊牆。而峯巒更

高○于○垣○數○仞○賊○如○憑○高○擊○下○何○能○站○立○左○山○右○海○之○
間○中○關○爲○閤○刀○叉○歡○喜○嶺○蛇○蜒○綿○邐○緊○抱○關○門○嶺○高○
于○城○張○弧○決○拾○矢○達○城○樓○登○嶺○而○瞰○一○城○盡○在○目○中○
是○高○嶺○有○乘○墉○之○便○斗○城○無○頓○兵○之○助○是○奴○有○戰○地○
而○我○無○守○地○也○有○欲○築○敵○樓○先○據○高○山○高○嶺○者○有○爲○
築○邊○城○從○芝○蔴○灣○起○約○長○三○十○餘○里○北○遶○山○南○至○海○
一○片○石○及○歡○喜○嶺○悉○入○包○羅○如○此○關○門○庶○足○捍○蔽○乎○
但○內○城○止○回○南○一○面○從○新○整○飭○而○東○西○北○三○面○皆○寥○
落○未○經○修○築○羅○城○跛○半○可○越○尚○未○增○高○又○奚○暇○舍○近○

而最遠則區區阻塹以爲險終未計也惟是開門有
開門之守京城有京城之守一人有一人之心力一
日有一日之籌策誠加意綢繆豈必望青海黃榆而
始謂之開門隨名要害皆開門矣豈必躬登壇擁節
而後謂之經畧隨各衙門皆經畧矣故能爲卜式者
輸材能爲汾陽者輸膽能爲穰苴者輸其按律之武
能爲武穆者輸其運用之心則忠義可爲長城又寧
險固必專地利也哉